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



紅樓

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
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
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晴
矣如寶玉作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
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晴又如賈瑞病跛
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
此則風月寶鑑之點晴又如道人親眼見
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
來此則石頭記之點晴處然此書又名曰

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見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此書只是着意于閨中故叙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畧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會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堂上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千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

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
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
饗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
之德已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雖我之罪固不
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
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第
椽蓬牖瓦竈繩床其風晨月夕堦柳庭花
亦未有傷于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爲不用
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以悅人之
耳目哉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
綱正義也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

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
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于世態然亦
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詩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
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
古今一夢盡荒唐
謾言紅袖啼痕重
更有情痴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靈通

賈雨村風塵懷秀閨

自占地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

荒唐細諳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

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

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

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

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剩了一塊未

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

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

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邇而來生得

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

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話

合週天之數

剩了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

用常言

荒唐也

無稽也

總應十二釵

補天濟世多認真

照應劇十二釵

合週天之數

剩了這一塊便生出這許多故事使當日雖不

煅煉後性

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已笑已來至峰下坐于
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僊玄幻
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
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
富貴但自恨粗蠢豈敢豈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
道說道大師弟子豈敢豈敢蠢物不能見禮了適問二位
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
蠢性却稍通况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
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
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
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
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

有此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
好事多魔八箇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
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四句乃一萬境歸空部之總綱到
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里聽得進這
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
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
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
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又
如此者又當如何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假煉過尚與人點脚不學只好踏脚
而已者來看此句所謂遊戲筆墨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妙佛法亦須積還況世人之讚乎近之賴債助你待劫終之
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明點幻字好否石頭聽了感
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五幻術將一塊大

昔于房後謁黃
石公惟見一石子
房當時懷不隨
此石去余亦恨不
能隨此石而去也
聊供閱者一笑

後好携你到那昌
明隆盛之邦詩禮簪
之國族
伏大觀園
伏長安大都
伏紫雲軒
伏榮國府
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
釋個絕世情痴作主人
可知若果有奇貴之處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貴
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
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
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
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
奔何方何舍後來不知又過了幾世幾劫因有
個空上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

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
扇陞大小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
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須
得在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
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諺云一日賣了三斤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信哉

個空上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
奔何方何舍後來不知又過了幾世幾劫因有
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
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
得在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
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的好處須
得在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
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
扇陞大小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

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

歷上空上道上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

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上真人携入紅塵

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

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

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

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字謙得好適趣解悶若用此套者胸中必無好然朝代年紀

地與邦國却反失落無考文字中斷無新筆墨據余說却大有考證空上道人遂向石頭

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

書之本旨

慚愧之言嗚咽如聞

六

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
件無朝代年紀先明得妙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
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將世人欲學之語言預先代人說盡妙不過幾箇異樣的
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
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
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
所以答的好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
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
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七
於朝代年紀哉再者世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
者甚少愛看先批其大端適趣閤文者特多歷代野史或訕
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

事則定事然亦叙
得有問答有曲折有
順逆有映帶有隱有
見有止有闕以至草
蛇灰線空谷傳聲
一筆兩鳴明修棧道
晴度陳倉雲龍霧
兩兩對峙松雲托月
背面傳粉去鏡黃

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已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

頁也
七
頁也

染諸奇書中之
秘法亦不復少余

亦于逐回中搜剔
剗剗明白註釋以

待高明再批亦誤
謬

開卷一篇立意真
打破歷來小說策

白閱其筆則是
莊子離騷之亞

斯亦太過

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

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

總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

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

也不愿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

讀只愿他們當那醉餘飽卧之時或避世去愁

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此壽命筋力就比那

謀慮逐妄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

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

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建文君紅娘

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道

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

答曰不獨破愁離恥且有大批

本名這空道

余代聖道人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此是第一首標題詩

若云雲芹披閱增刪

後開卷至此這篇

楔子又係誰撰是見

作者之筆狡猾之

甚後文如此處者不

少這正是作者用

西家烟雲模糊處

者萬不可被作者瞞

焚了去方是巨眼

真。後之甄室亦借此音後不註

能解者方有半醜之波哭成此書壬午庚夕書未成首為淚盡而逝余嘗哭

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出則既
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
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
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
外有條街名曰大馬路街內有座廟名曰玄壇廟
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一
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
深明禮義家中雖無甚富貴然本地推為望族
叙事有層層法
為望族了只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
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

世路寬平者甚少亦
開口失言勢利是仗
妙極是石頭口氣惜來韻不遇
又言人情慳為士隱火後伏筆
糊塗也故假語從此其為
不由來國大族先馬
托言將此事隱去也
風回風俗來
本地推為望族
榮則天下推為望族
自是甄士隱人便可作是書之朝代年紀夫推為

芹溪亦持甚得意
夏青使峯再明石
開余不過獼頭和
尚何帳

今而後惟愿造化
主再出一芹一脂是

書何本余之亦
大快逆心于九泉
矣
甲午日漢筆

全用幻情之至莫如
此今採來塵卷其
後可知

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
謂美中不足也
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

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至手倦拋書伏几

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

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

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

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

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趣此機會就將此蠢

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

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

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

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

妙所謂三生石上旧精魂也

小瑕字本注五小赤也又至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極

以頰石草木為偶寶曆盡風月波瀾嗜逸情綠滋味至無可知何始結此木石因果以洩胸中恒鬱去人之花石如有意不語不嘆能留人此之謂耶

知眼淚還債大都作者一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說得出

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

點紅字玉字二

單點玉字二

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
甘露灌溉這絳珠草便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
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
得換人形飲食之名奇甚此身履歷更奇其馬驚玉來歷自與別個不同箇女體終日遊于離恨天外
飢則食密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
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五衷便鬱結着一
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
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
情未償趣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
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
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

又出一警幻皆大開鎖虛

觀者至此請掩卷思想歷來小說可曾有此句千古未聞

之奇文

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

冤家來賠

餘不及一人者蓋全部之主位三五二人也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

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

來風月事故更加鎖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

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

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

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

不會將兒女真情發洩一千人這一人入世其

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

那道人道趣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脫幾個

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

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

十

十

若從頭逐個寫去成何文字石頭記

千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

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

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

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

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

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

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

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僂笑

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

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

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

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

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
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鑄着通靈寶玉四字
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
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
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
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叠用真假有無字妙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
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
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
又見奶姆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

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體之至
妙極若記得便是俗輩了
醒得無痕不似舊矣

八個字原死多少英雄處死
多忠臣孝子屈死多少
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
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
一把眼淚洒與閑閣之
中見得裙釵尚遺蓬
此教况天下之男子乎
看他所寫開卷之第
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
以訂終身則知託言
寓意之音誰謂獨
寄與手一情字耶
武侯之三才武穆之
二帝二夫之恨及今
不盡况今之草芥乎

生得粉粧玉琢，幸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乚顛乚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無奈，煩便抱着女兒，見撒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烟花對雪時。」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
斯乚
後文

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

生不遇時

遇又非偶

所謂萬境都如夢境看也

此門是幻像

奇怪所謂情僧也

前後一樣不表云前而云後是神知者

家因居父事有大尔
之殊其理其運其
數則略無差異如
運知數者則必諒
而後嘆也
佛以世謂劫凡三
十年為一世三劫者
想以九年春光寓言
也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
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
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
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妙上說畢二人一去
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
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
正痴想忽見陽壁二字極細極微記清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
姓賈名化字表實非妙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
賈雨村原係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
他出又有一末世君子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
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
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

又夾寫士隱實是翰林文苑非守錢虜也直雅入慕雅女雅集若吟詩一回

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

接當下兩村見了士隱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

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

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

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

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

書房中夫也笑既來此得全矣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

報嚴老爺來拜士隱忙的起身謝罪道恕誑駕

之罪畧坐即來陪兩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

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

出前廳去了這里兩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

得意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意外一看

更好這便是真
正情理之文可嘆
近之小說中滿紙
羞花閉月等字
這是兩村目中又
不與後之相似

最可嘆世之小說
中凡罵奸人則用
鼠耳鷹腮等語

這乃是女見心中
意中止文又最根
近之小說中滿紙
紅拂紫烟

原來是一個了。嫖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不俗
八字足矣
眉目清朗，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
今古窮醜色心最重
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了，嫖擷了花，方欲走
時，猛抬頭見窻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窮貧，然
生得腰圓背厚，面濶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
是莽操道容
權腮。這了，嫖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
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縊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
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適濟只是
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係此
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
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
今古窮醜色心最重
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

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
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
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雨村自便
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
畢及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
來邀雨村原來兩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會
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
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
言一律云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閑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歛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前用玉合傳今用玉座合傳自是書中最

欽於奩內待時飛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做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

馮雨村語連氣象不俗

這首詩非本音不道
殺出兩村不得有者
用中秋詩起用中秋詩
收又用起詩社于秋
所嘆者三春也却用
三秋作閨賦

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
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學起來當時街坊上家
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輝輝二
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
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是將發之祝滿把晴光護玉欄好雄心事不覺露出
天上一輪纔捧出人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
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
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
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這箇斗字藥作升斗之斗者有可矣
四字新而合蓄最廣若必指明則又

此語妙在

落套矣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是目今行囊路費一
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可能到者士
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
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
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
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
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尔不枉兄
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
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
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
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
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寫去隱如此豪興
又全無一些粘皮帶
骨之氣相愧殺近
之讀書假道學矣

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寫雨村真是個英雄

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

因思昨日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

至神京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

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

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會留下話與和尚

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

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

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日佳節矣因士隱

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

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

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

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就

妙病起也此因事而命名

罵雨村真令人悲快

又週到如此

是宿酒

喝醒天下父母
之痴心

罵出南直名禍
之實病

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
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箇
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嚮皆無夫妻二人半
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
哭幾乎不曾尋死看上一月士隱先就得了
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療
病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
尚不加小心土俗人風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
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數于是
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
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
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方漸熄去也不知燒

託言大藥如此之
風俗也

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
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
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
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
鼠盜蜂起無非搶糧奪食鼠竊狗偷民不安生
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
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兩個了孃投他岳丈家
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
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
所以大藥之人情如是風俗如是也
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
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
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

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
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
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
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用等語士隱
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
忿悲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露出
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在街
前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
狂落魄麻屣鶉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

道你滿口說什麼

只聽見

此好了好了

那道

人笑道你若果聽見

好了

二

字還

美你明白可知世上

萬般

好便是了了便

是好

若不了便不好若要

好

須是

了我這歌

見

便名

好了

歌

士隱本是有宿慧的

一聞

此言

心中早已徹悟

因笑

道且

住待我將你這

好了

歌

解註出來何如

道人

笑道

你解

你解

士隱

乃說

解

乃說

解

解

道

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
忽朽已見得反覆不了

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候恩
倏爰倏痛倏悲纏綿不了

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
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
不了

一段兒女死後無憑生前空
為壽畫計算痴心不了
一段功名陸沉無時強奪苦
爭喜惧不了

總收古今億兆痴人共歷幻
場此幻事擾三紛三無可了

陋室空堂

當年笏滿床

衰草枯楊

曾為歌舞場

蛛絲見結滿雕梁

寶釵相雲一千人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什麼脂正濃

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

隴頭送白骨

今宵紅燈帳底卧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
正嘆

他人命不長
那知自己歸來喪
訓有

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
擇膏粱誰承望

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

扛
昨
破
袂
寒
今
嫌
紫
蟒
長
亂
烘

烘你方唱罷我登場
反認他鄉是故鄉

寧榮未有之先

蕭相館紫雲軒

兩村等一千新榮暴發之家

貧玉暗愛一千人

無窮一千人

甄玉賈玉一千人

言父母死後之日

柳湘蓮一千人

賈赦雨村一千人

賈蘭賈蘭一千人

總收

五頁已

卷一

六

青見壽

此等歌謠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
通俗故只此便妙極其說得痛切
處又非味俗語可到

走罷二字真懸
產撮手若個能
行

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尚能如此便能了得

那瘋跛道人聽了如開如見指掌笑道解得切士

隱便笑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捨了過來

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然而去當下烘

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

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

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

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了了嫖伏侍主

僕三人日夜做些個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

那封肅雖然日日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

甄家的大了了嫖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

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了嫖于是隱在門

所謂亂哄：你
方唱罷我登
場是也

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
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兩村別來無恙否可賀可賀官府過去了
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是無兒女之情故有夫人之分到像在那裏見過
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
正該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
亂嚷說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
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

冷子興演說榮府

國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大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

戚又一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是先叙出榮府然後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印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閻文齋療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之速也通靈寶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開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

故用冷子興
演說

中說出實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
一回則是虛敲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回
之筆

詩云

只此一詩便妙極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
余自謂評書非閑評詩也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說

封肅

因聽見

公差傳喚

忙出來

陪笑啓問

那些

人

只嚷快請

出甄爺來

封肅

忙陪笑道

小

人姓封

並不姓甄

只有當日

小婿姓甄

今已出

家一二年了

不知

也不知

什麼真

假

因奉太爺

之命來問

他既

是

你女婿

便帶了

你去親

見太爺

面稟省

得亂跑

說着

不容封肅

多言

大家推擁

他去了

封家人

余批重出余閱此書
偶有所得即筆錄之
非徒首至尾閱過復
從首加批者故偶有
復處且諸公之批自
是諸眼界脂齷之
批亦有脂齷取潔處
後每一閱亦必有語
半言重如批評于側
故又有于前後照應
之說等批

各七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有二更時分只見
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眾人忙問端的他乃說
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
氏會與女婿舊日相交方纔在借門前過去因
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只當女婿移住
于此我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
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着燈丟了太爺說
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採訪回來說了一回說
臨走到送了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
心中傷感一宿無語至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
兩封銀子四疋錦緞荅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
密書與封肅轉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

好極與英蓮有命
無運四字運相映
射蓮主也杏僕也卒
蓮及無運而杏則兩
金可知世人原在運數
不在眼下之高低也
此則大有深意存
焉

從來只見集古佳唐詩句亦見集
俗語者此又更奇之至

妙極蓋女兒原不應私願外人之請
偶因一着錯回願

更妙可知守禮侯命者終為賊草其調侃寓意不

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屎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
女兒前一一語道盡力攬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
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
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
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我前狀後士隱家一段小索結至此結住所謂真不去羅馬來也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
說嬌杏這了孀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
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已意料不到之
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
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
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冊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

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

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

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

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

一箇空隙作成一本叅他生情狡滑擅纂禮儀

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

事此亦奸雄必有之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

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

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此亦奸雄必有之態仍是喜悅自若

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並家小

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又自己担風袖月

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

已伏下至金陵一節矣

官制半遵古名亦好
余最喜此等半有半
無半古半今事之
所無理之必有極其
幻荒唐不經之處

可嘆近時小說中無
故極力稱揚浪子淫
女臨收結時還必致
感動朝廷使君父同
入其情慾之界明達
其意何無念之至不
被作者有何好處有
何謝報到朝廷廟堂
上直將半生法朽穢
渣腐醜又苦拉幾文
作一干証護身符強
總硬保得遂其淫
慾哉

得今歲醜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
海字表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
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
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
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
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
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
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
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
族而矣總為黛玉極力一寫沒甚親枝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
有一個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
姬妾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

如此叙法方是至
情至理之妙文最
可嘆者近小說中
滿紙班昭茶壺文
君道報

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
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
古今無雙字
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
解膝下荒涼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
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
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
寫雨村自得意後之交識也口又為冷子興作引
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齏政欲聘一
西賓雨村便相託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
計妙在只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孀這女
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
故十分省力堪匕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
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

上平四已終寫仙逝
正為驚玉也故一白
帶過恐聞文有防
正筆

大都人意料此終
不能此不及彼者而
反及彼故特書意
在村野風光却忽
遇見子與一篇亦
固繁華氣象

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
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
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會
上學兩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
來閑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
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
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
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志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先為寧榮諸人當頭一喝却是為余一喝

兩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雖淺其意則深
也會遊過些名山大剎到不會見過這話頭其

一部書之總批

隨筆帶出禪機又為後文多少語錄不落空

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

去試是西村火氣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腫老僧在

那里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是翻過來的及至問他兩句

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

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酒三

杯以助野趣于是欵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

上喫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

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不必細寫此人是都中古董行

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

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

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

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竟不知今日

畢竟雨村還是俗眼只能識得阿鳳寶玉黛玉等系覺之先却不識得既證之後
未出寧榮繁華
盛處却先寫一荒
京小境未寫通都
入世迷人和先寫一
出世醒人與風舞雪
倒映波別小謔中
所無之法

同性即同宗出可
發一笑

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
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做友說一句話承他之
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
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做友有事我因閒
步至此且歇上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
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
飲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
聞雨村已無族中矣何及此耶看他下文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
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
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
姓豈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
府賈府中可也利小人之心非聞小人之口角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村

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
此話縱真亦必謂是兩村數人語
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

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

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越發生疎難認了子

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兩門也
嘆得怪

都消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兩村道當日寧榮
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

兩宅的人口極多如何就消疎了冷子興道正
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

是說來也話長兩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
點睛神妙

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

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
好寫出空宅

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

隔着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

後字何不用西字恐先生隨流故不敢用西字

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里樹木山石也都還有

翁蔚潤之氣那里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興笑

道虧你是個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

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

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二語乃今古富貴世家之大病

齒日繁事物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

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

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其字好蓋已半倒矣內囊却也

盡上來西句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

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西句如今的兒孫

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聽了也罕道這樣詩

書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家不知只說這

文是極好之文理是必有之理詰則極痛極悲之語

五頁已 卷二 七 新見齋

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

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與榮國

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

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

個兒子長子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亦是犬猴末世常有之類嘆

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

永餘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

喚賈珍第四代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

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

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個兒子

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至若五代如今敬老爹一槩不

管這珍爺那肯讀書只是一味高樂不已把寧

一轉有力

演

淵

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再說榮府

你聽方總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

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金陵世勳史侯家的

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

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

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

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

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

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

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

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

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

伏後文

因湘雲故及之

第二

記真相雲祖姑史太太君也

第三

嫡真實事非妄權也

統是稱功頌德

記清

暮可望者即死嘆
嘆

此即賈蘭也至蘭第五代

一部書中第一人
却如此淡滯出
故不見後來玉
兄文字繁難

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
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
奇一落胎胞青埂石已傳下便腳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
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寶玉你道
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這怕這
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
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爹便
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
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
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
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
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

疑

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
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
肉真千古奇文奇情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個女兒我便清爽
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沒有一句兩村如何罕然厲色並後奇怪之論笑道好笑不好笑將
來色鬼無礙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
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
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
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
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
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
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
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

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

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

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

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

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

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

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

為和風洽然既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

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

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畧有搖動感發

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

過正不容邪壁言得好邪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

絕大議論是
能及前人所
未及

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
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
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人仁君子
恰極是確論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一之中其
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一之上其乖僻邪謬
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一之下若生于公侯
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
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
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亦必為奇
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稽康劉伶王
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
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

又一個真正之家持
與假家遙對故
寫假則知真

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
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
地相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
賊之意故覺愈年了兩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
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會遇見兩個異樣孩子
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
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
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此街無考亦因高懷而設置而勿論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
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
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
一日了兩村笑道去年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
我到甄家處館我進去着其光景誰知他家那

只一句便是一篇
家傳與子興口
中是兩樣

如何只以釋老二
號為壁言畧不敢
及我先師儒聖等
人余則不敢以頑劣
目之

等顯貴却是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

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

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

我讀書我方認得字心里也明不然我自己

心里糊塗又常對跟他小厮們這女兒兩個字

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

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

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

時必湏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

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

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

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箇因此他令

如聞其聲

甄家之寶玉乃上半部不寫者故此處極力表明以避賈家之寶玉凡寫

賈寶玉之文則正為真寶玉傳影

茶敬

罪過

卷之二
土
看見齊

以自古未聞之奇
語故寫成自古未
有之奇文此是一
部書中大調祝寓
意處蓋作者實
因鶴鴛之悲索艱
之成故撰此閨閣
庶障之傳

尊也會下死答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
的喫疼不過時他便姐亡妹亡亂叫起來後來
听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
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討饒你豈
不愧些他回荅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
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
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方每疼痛之極便連
叫姊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
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
來如今在巡鹽御史林家坐館了你看這等子
弟必不能守實點一筆余謂作者必有祖父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
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

是賈府中現有^{原也}三個亦不錯政老父之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因漢以前例妙}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爹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嘆也}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息也}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也不錯兩村道更妙在甄家之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

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
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
讀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如寫
字時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
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
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
毋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爲榮府之孫又不足
罕矣可傷上月竟忘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
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有長一輩的姊妹一
個也沒了只看這少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
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個啣
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竟無

非謔言幻案下而
來為誰

一個不成子與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
又生了一個帝出賈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
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
長名賈璉另出賈鳳一人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
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
這位璉爺身上現蠲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
書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
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
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
夫人的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
緻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
不及一未見其人先正有照的兩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

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
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罷，正也
罷，只顧羨別人家的賬，你也喫一杯酒，纔好雨
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喫了幾杯子，與笑道：
說着別人家的閑話，正好下酒。即多幾杯，何妨？」
雨村向窻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門，我們
慢口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筭還
酒賬。方欲走時，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
恭喜了！特來報箇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索叅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

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
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
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
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脩下
荐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
弟之鄙誠即有所廢用之例弟于內兄信中已
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奸欺小人欺人語雨村一面打躬謝
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
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
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
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
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

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
書煩託否則不但不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
為矣雨村聽了心中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
是又謝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
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
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饒
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大
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教去
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
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
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
我顧盼之憂何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

子胤之故老云

賈政指明珠而

言兩村指高江

村蓋江村未過

禮因明珠之僕

以進身遊賈身

福權頭銜及納

蘭執既反推升

而不左馬以此充

量則空石之為

容差無疑請

以省之知人論世

者

月左歸道道人

記

同浴兩度李冬

遂同奶娘及榮府中幾箇老婦人登舟而去雨

村另有一隻船帶兩箇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有

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

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

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會見雨村相

親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

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

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

之日輕口謀了一個復職侯缺不上兩個月金

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

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

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

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

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

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會見雨村相

親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

老師依府門生徑首今時以收納門生為幸

且按下黛玉待細寫今故先將兩村安置過一邊方起榮府中之正文也

至此帖妙極可知雨村的品行矣

至先新好看起來也

君子可欺其方也况雨村正在王莽謝赫下士之

特維政老亦為所惑在作者係指東漢西也

春秋字法

春秋字法

這方是正文起爾處此後

一語過至下回

同覆叙收及之一

華墨典前兩回不同

同覆叙收及之一

同覆叙收及之一

同覆叙收及之一

同覆叙收及之一



車輛久候了這黛玉常聽得母親說過他外祖

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

的僕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

留心時在馬黛玉自知之心機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

步路生恐被人取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

中便從紗窗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

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北蹲

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

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

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

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先寫寧府這是由東向西而來黛玉想到這是外祖母

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

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
邊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灣
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
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個衣帽週全的十七八
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隨
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上來
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
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起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
地放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揮屏轉過
揮屏小三三間內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
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
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磯之上

此書得力處全是
此等地方所謂頗
上三毫也

書中正文之人却如
此寫出却是天生
地設章法不見一
絲勉強

坐如見如聞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了現于絕上之筆好者嫖一見他們來了便
忙都笑迎上來說真有是事真有是事總剛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
來了于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櫳一面聽得人
回話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
人攬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
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
把攬入懷中心肝兒肉幾斤力量寫此一筆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
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
一時眾人漫漫的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外祖
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
之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
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

從黛玉眼中寫三人

渾寫草裏妙公個
個寫去則板矣可嘆
近之小說中有三百個
女子皆是如花似玉
一付臉面

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
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了
一聲便去了兩箇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也並
發勢如現從上五六個了不犯寶釵環撮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
膚微豐合洛神賦中云肩若削削是也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
默觀之可親第二箇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
臉面俊眼脩眉顴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
第三箇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
皆是一樣的粧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
相廝認過大家歸坐了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
些黛玉之毋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
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

從衆人目中驚驚

女所疼者惟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去了連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麼不傷心說着接

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

友畧止住衆人見黛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

草胎丹質豈能勝物即想其衣裙皆不得免強支撐者也

談不俗身軀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

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

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

會喫飯食時便喫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

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

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

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

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已後總

奇怪一至于此通即中假借癩僧說道二人點明這情幻海中遊中一味無稽至不能處使用現世音可比

既美遠乃付十二叙音
却明寫廟僧一點今
黛玉為正十二叙之實

反用暗筆蓋正手取
人或洞悉可知耐十二

叙或恐現者感者
故寫極力一提使項

者萬勿稍加玩忽
之意耳

另磨新墨搨鏡筆
特獨出照為一水

寫其形先使聞聲
所謂補幅聞聲孔

英雄俺也

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

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也顛也說了

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

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

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語未了只聽得後院

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會迎接遠客黛玉

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

一羣媳婦了環圍擁着一個人從後房門進來

這個人打扮與眾姊妹不同彩綉輝煌恍如神

五鳳挂珠釵項上帶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

惟實玉是更不可見之用

為後著黃天脈

按為其便也之筆力情筆庸筆何能及此

原有一想

此等非仙助即非神助從何而得此機括耶

試問諸公從來
小說中可有此形
迹像至此者

繫着豆綠宮絲雙衛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縷

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襟襖外罩五彩刻絲

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

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開黛玉連忙

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也是我們這

里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

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黛玉正不知以何稱

呼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黛

玉雖不識亦曾聽見母親說道大舅賈赦之子

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

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

古頰兒

真有這樣樣人物
出自鳳口黛手
可知宜作史筆着

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
的打諒了一回阿鳳全即精神第一筆也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
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這方是阿鳳言語若一味浮詞套語豈復為阿鳳哉我今纔算見了况
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
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
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這妹這是阿鳳見黛玉正文子這樣命苦怎
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若無這幾句便不是費府總歸賈母笑
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文字好者之極子遠路纔來身
子又弱也反用賈母勸着阿鳳之術亦甚美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話這熙鳳聽
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反用賈母勸着阿鳳之術亦甚美子一心
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
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反用賈母勸着阿鳳之術亦甚美子幾

歲了上過學現喫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想

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

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

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揪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

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去歇。說話時

已擺了茶果上來親爲捧茶捧果又見二舅母

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

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

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

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

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去裁衣裳的等晚

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到是

白頭已
卷三
七
看也香

余知此級阿鳳並未
拿出此借王夫人之
語批變欺人處耳
若信彼果拿出預
借不獨被阿鳳騙
過亦且破石頭瞞過
了

我先料着了知道妹試看他心机不過這兩日到我已
預備下了等太深取之意回去過了日好送來王夫人
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果已撤賈母命兩個老
婢了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母時賈赦之妻邢
氏忙亦起身笑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
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
夫人答應一個是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
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衆小廝
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
坐上衆婆娘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
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了榮
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

余久不作此語矣
見此語亦覺一醒

眾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攬了黛玉的手
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
之花園黛玉之心机眼力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
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邊軒峻
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有一時進入
若此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了爰迎着邢
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
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
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追魂攝魄勸姑娘
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
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最老亦能作此語嘆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
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

黛玉忙跣起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那
邢夫人苦留喫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
恤得喫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
恐領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爲不可望舅母容
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到是了遂命兩三個嫗
嫗用方纜的車好生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
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衆人幾句眼看着
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
嫗正房之北引着便往東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
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
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
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道方是正緊正內

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懋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錐音錐一邊是玻璃盃地音盃下溜音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廂着鑿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寶胎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住宴息亦

不在這正堂

張玉面正堂一頭向東是為鮮見故進東房

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

于是老嫗直駕引至東廊小正室內矣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窻大炕上

猩紅洋綉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

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

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

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挿着時鮮花卉並茗

盞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子上都搭着

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子兩邊也有

一對高几几上茗椀花瓶俱備其餘陳設自不

必細說老嫗此不過略叙榮府家中之禮數特使黛玉一識階級座次耳餘則繁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

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

向東邊椅子上馬黛玉玉心意坐了本房內的了嫗忙捧上茶

若見玉夫人

近則得嘆法可居人
進京回家眾人問曰你
進京去見他個面
在合連皇帝老爺前
了張家問曰皇帝爺
另况庄人口皇帝爺
一全元寶右手拿銀
寶馬六騎着口袋
行動人來不離口
向來了連擦屁股都
的是馬黃烟子所
京中拘茅廝的人都
寫身無比試思凡
寫富貴字眼着為富
康進京之流也且
就寶來自註日親
香在情理之外焉
又如人創作詩者亦注
愛說富麗語或時有
變或金或玉或時並
碧瑤瓊之詞余自是
石頭記非翻舊詩前人
也

來黛玉一面喫茶一面打量那些了嫖們粧飾

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喫了只

見穿紅綾襖青緞插牙背心的金手玉手一個了嫖走來

笑說道太上說請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嫖上聽

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

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棹棹上磊着書籍茶

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青緞靠背引枕王夫

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

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

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三字有神此處則色日的可知前正室搭着半

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

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

石頭記非翻舊詩前人

石頭記非翻舊詩前人

點綴官金

故老不見又為政老說老又不能見是重不日用化不見犯作

你舅上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

舊用此等章法

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

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

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

作者痛哭

占件洞花玉為對着

是富貴公子

四字是說淚流不絕一無奈何四字是

家裡的混魔王今日因廟裏還惹去了尚未回

來晚問你看見便知你只以後不用採他你這

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見母親

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

是杜絕妙日請起于四的讀書

這是反觀章法點
惡用精度蠢物等
句對着去方不失作
者本旨

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

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

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

生的這位哥上在家時亦會聽見母親常說這

位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以黛玉道寶玉名方不失正文雖字是有極惹頑

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和姊妹

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

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

幼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一處嬌養慣了的

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到還安靜些縱然他

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的兩三個

小兒這可是黛玉本性真情前四十九字處舉之批今姑方知黛玉人口碑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

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裏一樂便生出多

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也嘴裏一時甜言

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瘋傻傻只休信他

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丫頭來回老

不罵黛玉眼中之空和

先罵黛玉心中已要有
一室玉夾幻妙之至只字
與口中之後余已極其
一見及今尚未得見較
稍之至

石頭記 卷三 首見

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

後房門

是正房後廊也

這是正房後西界牆角門

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

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厦廳北邊立着一

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宇

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兒的屋宇

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少什麼東西你只管

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

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

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寫得清不雜的後院不是待王夫人用膳是恐王夫人有失了於是進入後

房門待膳之理耳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

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

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四張空椅熙

這王夫人坐堂後之穿
堂也與前穿堂是落
之屋中一帶乃賈母素
室也記清

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裏喫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傍邊了嫫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了嫫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嫫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噉盡過一時再喫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的改過來因而

今着至此故想日後以開
王教初尚公主登殿時
不知寒暑用寒就飯
取而味之早為宮人
御請多矣今紫雲若
不飲此茶或飲一口不
無榮輝所謂子規此
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
過人

接了茶畢早有人捧過漱盃來黛玉也照樣漱

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方是喫的茶賈

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

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

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

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

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

罷了一語未了只聽院外一陣脚步與河原之來相映而不相犯響了文字不反不見正文進來

來笑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這個寶

玉不知是怎生一個德性人物之妙似此應從因景得來模樣這物不是那蠢物知有個蠢之物相待妙極懂頑劣之童到

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中正想着忽見了嫖話

未報完已進來了一箇輕年公子頭上帶着束

此非套滿月蓋人生有
面扁而有白色者則皆
可謂之秋月之用滿月
者不知此意
少年色嫩不整勞以及
非天印質之語余猶在
心今聞至此放言一笑

髮巖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
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
攢花結長穗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
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
曉之花鬢如刀裁眉如墨畫眼似桃瓣晴若秋
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
珞又有一根性甚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
見便喫一大驚正是想必有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
裡見過的一猷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
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
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
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

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
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上穿着銀紅
撒花半舊大襖仍就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
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
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似施脂
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詞全在眉稍
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
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這寶玉
極恰其詞曰

二詞更妙最可厭野史觀如
潘安才如子建等語

無故尋愁覓恨
縱然生得好皮囊
潦倒不通世務

有時似傻如狂
腹內原來草莽
愚頑怕讀文章

末二語最要緊，是說神祇齊，
深亦未必不見我，我上御可知能，
效二者亦必不是，蠢然純樸矣。

又從宝玉目中細寫
一黛玉真真一美愈

更奇妙之至，多不察回，
是好事，然未免偏，
僻了，所謂過猶不及也。

行爲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窶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褲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

你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

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

容，與眾各別，兩灣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畫

非畫，**回含晴**，月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

光點，**嬌喘**，微，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似

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百韻記
卷三
十四
看兒

不寫衣裙粧飾正是寶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見寶玉之居止容貌此則知玉卿心中有別說出一是宿病無亦是寶玉眼中看心中評若不是寶玉斷不能知寶玉終是何等品貌

寶玉看罷因笑道有他第一句是河話這一個妹妹我會見過的賈母

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一見便作如是語實乎玉夫人謂之瘋寶玉笑道

雖然未曾見過他妙極奇語全作如是等語注人謂曰痴狂然我看着我面善心裡就笑是

就相認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是真話未為不可賈母

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

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與黛玉兩次打諝一針打諝一番因問妹

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會讀書只上了一年學此

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尊名是那兩個尊名是那兩個

字黛玉便說了名字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

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寫探春一個妙字莫若顰二

字極好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

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林妹

瘋語。與黛玉同心却是西樣筆當現

奇之至怪之至人忽將
黛玉亦寫成一極痴女
子現此初會二人之心
則可知以後之事矣

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

道只恐又是你的肚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肚

撰的太多偏只我是肚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

有玉沒有衆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

有玉故問我也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箇想來

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

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

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

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地下衆人

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接了寶玉道孽障你

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個命根子寶玉

滿面泪痕泣道家裏姐曰妹曰都沒有單我有

百願記
卷之
五
看觀齋

不是冤家不聚頭第
一場也

我就沒趣如今來了這麼一箇神仙似的妹
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
你這妹上原有這箇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
不得你妹上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
一則全殉葬之禮進你妹上之孝心二則你姑
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
沒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
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
便向了嫌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
所謂小兒易哄余則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云
說想一想竟大有情禮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
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
挪出來同我在套間裏面把你林姑娘暫安置

妙極此等名號方是寶
母之文章最感近之小
說中不論何處滿紙皆是
紅樓小玉嬌紅香翠等
俗字

碧紗櫥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
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
紗櫥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
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
箇奶娘並一箇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
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
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箇人來
一個自幼奶娘王媽雜雅不若落套是寶玉之文章也一箇是十歲的了頭亦
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
團孩氣王媽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
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的了頭名喚鶯兒
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

母外另有四箇教引嬷嬷除貼身掌管釵釧盥

沐兩個了爇外另有五個洒掃房屋來往使

役的小了頭當下王嬷嬷與鸚哥陪侍黛玉在

碧紗櫺內寶王之乳母李嬷嬷並大了爇名喚

襲人者陪持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

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

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

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

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

即便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

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與寶玉心中眼中

又只有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日規諫

只如此說又好極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千伶百俐這說子亦通又更奇語

碧名錄名灼有所出

今珍珠又伏下一塊瑤瑤矣以下乃寶玉之文章

志是寶母之文章前鸚哥已伏下一寫焉

前文反明寫寶玉之
哭今却反如此寫黛
玉是作者暗通
這是第一次去還不
知下劃還該多少

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媽已
睡了見他裡面黛玉和鶯兒猶未安歇他自卸
畢粧悄已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
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鶯兒笑道
林姑娘正在這裡傷心自己流眼抹淚的說今
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來倘或摔
壞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謂黛玉知己全用體貼工夫因此便傷心我好容
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
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
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
黛玉道姐已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
那玉是怎麼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

一家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
出上頭有現成的穿眼讓癩僧幻術亦奇矣我拿來你看便知黛
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總是體貼不肯多事不遲大家
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
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
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
兩箇媳婦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
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
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
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
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

郎命

葫蘆僧亂判葫蘆

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

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

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

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

之妻珠雖死亡王明李氏本末又在人意料之外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已五歲

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

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

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兒無才

便有德有字說的好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

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

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

石頂兒

他認得幾個字記得這前朝幾個賢女便罷了

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一洗小說集曰但盡其命名字亦不見紅香翠玉惡因取名為李純字宮裁

俗因此這李純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梁錦繡

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狀此時處此境最能越理生事彼竟不然實罕見者一槩無見無聞惟知

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

黛玉雖客寄于斯日有這舫姐妹相伴除老父

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乃是從黛玉身上寫來以于結伴黛玉復找前文如今且說賈兩村因

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

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

傷人命彼時兩村即問原告那原告道彼毆死

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

像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銀

兩

所謂違則有變性，世人因不經之誤，誤却大事。

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太老爺拘拿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兩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時只見案邊立着一箇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

原可疑性余亦疑怪

籤之意雨村心中甚是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

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下門子一人伏

侍這門子語氣傲慢怪甚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

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

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

是貴人多忘事刺語自指其禍亦因誇能恃才也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

葫蘆廟裡之事了雨村聽了如雷震一驚方想

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

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

耐不得清涼景况一語奇怪調侃世人總在人意識之外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

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裏料得

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又讓了坐好

妙稱全是假態

假極

新鮮字眼

余亦一驚但不知門子何知尤為怪甚

談這門子不敢坐兩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

你活跳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

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座斜簽着坐了兩

村因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籤之故這門子道老

爺三字從未未見奇之至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一張可對眾寶盆一嘆護官符

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

道這還了得連這不知罵得爽快怎能作得長遠如今九

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府

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

然倘若不知奇甚趣甚如何想來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

爵可憐可嘆可恨可氣變作一把眼淚也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

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

西原已 卷四 三 薛家老爺

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
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
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兩村看時上面皆是
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
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
會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寧國縣園二公之後共十二房分除寧宗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三房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保登樓高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都中現任者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鐵

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屬內府帑銀行商共九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統制縣伯玉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

兩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

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

妙極若只有此四家則
死板不活若再有兩家
又覺累贅故此斷
法

橫雲斷續法是板定大章法

來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

一榮皆榮扶持遮早為下半部伏根照應的今告打死人

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

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

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

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

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

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斯何人也我也

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

這箇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

真是冤孽相逢

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

人守著些薄產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

石頂也 卷四 四 音見

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着拐

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

謗云人若改常非病即亡信有之乎

虛寫一個情種

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個了

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了

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

道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

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

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家

去三日死了薛家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

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了這了頭意欲

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了馮公

子奪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舫只管帶了家眷

善惡之多從可巧而來可畏可怕

走他的路他這裏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並不妙極人命視為此小事提是刻畫阿秋耳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問得之怪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賣之了頭是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傍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喚英蓮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箇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

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寶釵之熱黨玉之法悉從胎中帶來今英蓮有虧其人可知矣痕從胎裏代來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得馮公子三日後纔娶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壞相看况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習最又

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

得三兩日可憐真可憐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纔略解憂

悶自爲從一篇薄命賦詩出英蓮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

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個

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猷霸王最是天下

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

了箇落花流水主拖死拽把箇英蓮拖去如今

也為英蓮而後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

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這

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馮淵如

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

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箇多情的若能

又首薄命嘆英蓮二
人一段小悲歎幻景從
萌芳僧口中補出者
却開文之法也所謂美
中不足好事多磨
先用馮淵作一開路之
人

使兩村一評方補是
半回之題目所謂此書
有繁處愈繁省中
愈中省又有不怕繁
中繁只要繁中虛不
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實
此則省中實也

不頭言
者四
月石

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
薛家總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
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者這正是
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
他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
爺當年何等明決今日何翻成箇沒主意的人
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
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老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
做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見賈王二
公的兩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
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
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奸雄而廢法我實不能忍

爲者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兩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箇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

近時錯會書意者多如此

奸雄欺人

來看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
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
得無名之症無名之症却是病之名而反曰無妙症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
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
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實
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
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
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
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見了這個銀子奸雄欺人就想也就
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兩村笑道不妄不
妄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
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

蓋實叙一家不得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馬家人口稀疎不

不細寫者若另起頭緒則文字死板因此三四語收住極妙此則重寫來輕去也

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彈出阿歡九人命實法一筆更妙不過是如此等事又何用細

一事且又帶叙出英蓮一向之行踪并以後之歸結是以故意寫可謂此書不敢干涉廟者即此等處也莫謂寫之不到蓋作者立意寫開閣尚不暇

戲用葫蘆帶亂判等字樣撰成半回各何能又及此等哉

一解願畧一嘆世蓋非有意譏刺仕途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

亦出人之爾文耳彌新門子所知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

又註馮家一筆更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不樂業後來到底尋

要可見馮家正不文字。又伏下千里伏線。起用葫蘆字樣只用葫蘆字樣蓋云一部書皆係葫蘆

為人命實賴此獲了個不是遠上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

利耳故用亂判二字提之意也此亦係寓意處

為題雖曰不涉事村且說那買了一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

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

意實欲出空叙不起頭緒故意設出亂判一段戲文其中穿轉至此却沒寫來

得不做此穿插故云

此等皆非石頭記之

看見

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
 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
 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
 學名薛蟠字表文龍今年方十有五歲性情奢
 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字終日
 惟有鬪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
 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
 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
 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王子
 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
 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
 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

這句加于老兄却是實寫

寫寶釵只如此更妙

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日有他父親又只如此寫來更妙在日酷愛此
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
親死後見哥哥不能體貼母懷他便不已書字
爲事只省心針黹尿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解
勞近曰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
隆恩除聘選妃嬪外一段稱功頌德千古小說中所無九世宦名家之女皆報名
達部以備選擇爲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
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
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
識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
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
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爲送妹待選二爲望親

三因親自入部銷筭舊賬目再計新支其實則
爲遊覽上國風景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
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
日已定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
見英蓮生得不俗阿歡兒亦知不俗英蓮人品可知矣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
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
中事務囑了族中人並幾箇老家入他便同了
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是極人命官司一事也
却視爲現戲自爲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
更妙云程限則又有落套豈暇又記路程單式
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
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
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

管轄馬盡五陵心意不能任意揮霍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

了可知天從人愿曰和母親商議道陪筆借們京中

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没人進京居住

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幾

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

借們這一進京正筆原是陪筆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

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方便

的借們先能着住下再慢正筆的着人去收拾豈

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正筆陞了外省去家

裏自然忙亂起身借們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

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正筆家雖

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况這幾年來你舅正筆姨

言頁已 卷四 十 看見齊

娘兩處每每帶信稍書接偕們來如今既來了
你舅曰雖忙開語中補出許多前文此畫家之雲筆尖法也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
留我們偕們且忙收拾房舍豈不使人見怪
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曰姨寡母孤兒一段寫得畢肖爹在着未免
拘真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的你
既如此你自己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
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却薛母亦善訓子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
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
親如此說情知忸不過的只得分咐人夫一路
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
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纔放了心又見哥曰
陞了邊缺正愁又大家尚義人情大都也是也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畧加寂

用政老一段不但王夫人得體且薛母亦免靠親之嫌

真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媳婦女兒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叙闊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所見了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

人生事偕們東北角上黎香院一所十來間白好香也空閑趕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哥兒姐兒見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

不更言

老君口氣得情

偏不罵王夫人面方不死板

石

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

正欲全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

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

明一應日費供給一作者題清猶恐看官誤認今之靠親投友者處常之法王

夫人一例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任從其愿從此後薛

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

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

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

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

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

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和

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

金玉如見却如
此厲盡寶飛
不相犯

或看書着碁或做針番到也這一句視出後文黛玉之不能樂業細甚妙甚十分樂業只是薛

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中居住者生恐姨

父管約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

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慇懃苦留交代結情由一折三筆墨盡矣只得暫且住下

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

誰知自在比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

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乃是那些統

褲氣習者莫不喜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

甚至聚賭嫖娼漸雖說為統褲設鑑其意原只罪賈宅故用此無所不至八字特洗出政老來又是作者引誘着薛蟠比

當日更壞了十倍等句法寫來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

法隱意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

人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

孫千部小說中未敢說罵者

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

心便是那些小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

笑此句是今古才人同病如人皆如我黛玉之為人方許他妬。此是黛玉缺處因比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寶釵

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

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

體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

母一處坐卧故畧與別個姊妹熟慣些八字定評有絕不獨倚黛玉二人亦可為古今天下既熟慣

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

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小

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

悔語言冒撞前去元聲消息動矣府就那黛玉方漸上的迴轉

來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

八字為三玉一生文字之綱

此至頭一次生身
以心此若甚焉
多故行身是伏
一筆以心任不來

笑吐文字一六
辛巳也

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

日先携了賈蓉之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于早

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

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這是第一家宴編如此草寫此如晉人劍食甘露漸入佳境一樣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

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

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

回道我們這里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

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

了嫫等道嫫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

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嫫娜纖巧

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箇得意之

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

如此畫聯為能入
夢

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先看一副
畫貼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
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
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看此聯極俗用于此則極妙蓋作正因古今王孫
公子房頭先下金針

既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
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
了笑道這裏還不好可往那裏去呢不然往我
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婢上說道那裏
有個叔叔往怪見的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
愛啣口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

當頭一喝
反筆迴雁
伏下秦鍾妙

所謂一被筆變
士恒河沙數枝
筆也

宋官作
未

上月你没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
同年兩個人若又伏下人通筆便出得隙便入精細之極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
呢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上眾
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裏帶去見的日子有
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
股細心的甜香襲了人來寶玉便愈覺得眼饒
想得來又如何得來
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
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
對聯其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艷極淫極

芳氣襲人是酒香已入夢境矣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着寶鏡一邊

設譬調侃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購過

歷敘室內陳設

皆寫微意力小

閱文者也

文至此不知從何處想來

何處睡臥不可入

皆言兩山田則秦之房

中其太歲六如三矣

我亦知之豈獨批書人

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

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

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

珠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

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

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于是

眾奶母伏侍寶玉卧好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

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了嫖為伴秦氏便分付小

了嫖們好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那

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

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篇蓬萊賦所在但見朱欄白石

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

此夢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竟不知立意何屬惟批書人知之

二新出三新出為妙而文四新出尤妙。看此四婢之名則知歷來小說唯與並肩

一路說譬之文迥非石頭記大筆所肩別有他屬余所不知

一個再見

寫細極

一篇蓬萊賦

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
生總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

打去正胡思之間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開口拿春字
最緊要

飛花逐水流

二句比也

奇言眾兒女

何必覓閑愁

將通却人唱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歌音未息早見那邊

走出一個人來踽躅孌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

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

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

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

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楚兮。

百頁記 卷五 四

按書凡例本無讚賦開
文前有室玉三詞今復見
此賦何也蓋此二人乃通
都大綱不得不用此套
前詞却是作者別有
深意故見其妙此賦則
不見長然亦不可無者
也

迴風舞雪。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
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
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
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
綉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
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
若何。秋菊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豔若
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
月色寒江。應慚西子。寶幄玉墻。吁奇矣哉。生
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
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上來作揖笑問道

千古未聞之奇稱寫未竟成千古未聞之奇語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

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
也不知這裏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
道吾居與首四中甄士隱夢景一照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
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四字可畏間之風情
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綿
纏于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忽
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
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
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
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
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
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正恐觀者忘却首回故特將甄士隱夢景重一

無為有處有還無

滄染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也橫書四箇大字道
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菩薩天尊皆因
僧道而有以俗人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

獨不許幻造反虛
幻境以警情者

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略

觀者思其荒唐
則喜其新鮮

畧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

有修廟造塔祈福
者余今意欲起不

膏盲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

聖幻境以較修七
十二司更有功德

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

有處寫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哭司春

虛階六個

奇極妙文

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了未來的簿冊凡眼塵驅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裏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隨喜罷了正文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便知二字是字法最為緊要之至

寶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個大廚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

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
看別省的正文題只見那邊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
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
釵正冊警幻道即貴者神十二冠首女子之冊
故爲正冊寶玉道常听二字神理極妙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
十貴公子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
幾百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省女子固多不
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邊二厨則又次之餘者
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
二厨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
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
又副冊厨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

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副畫又非人物亦非山水
不過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矣後有幾
行字跡寫道是

霽日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爲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殀多

因誅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恰極之至病補雀金裘
回中與此合看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
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

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罵死寶玉
却是白梅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又去開了副冊厨
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

花下面有一池沿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
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却是味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折字法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便又擲下再去取正冊看只
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
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
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此句薛

堪憐咏絮才此句林

玉帶林中掛寓意深遠皆非
金簪雪裏埋生其地之意

世之好事者爭
傳推背圖之說
想前人斷不肯爛

賈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
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

感恩迷即有此說
亦非常人供談病
此回悉借其法為
兒女子教運之機
無可以供茶酒之
物亦無干涉政事
真奇想奇筆

一張弓弓上掛一香椽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顯極 虎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

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感嘆句 自寓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好句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襤褸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

云

欲潔何曾潔

雲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
云

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好句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
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好句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身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折字法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有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

續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非經歷過者此二句則云
終上說兵過來人所得不哭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

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

真心實語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

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判中從在秦可卿
真云死後真云冥事

九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通却中華取寶
玉人朝聖玉語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

空玉今却于警幻
意中忽寫出此

慧恐把仙機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

字未真是意之
意此法亦別書中

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

所無

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

面但見珠簾綉幙畫棟彫簷說不盡那光搖朱

戶金鋪地靈照瓊窻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

草芬芳真好個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

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

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躑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

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

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已曾說今日今時

奇筆攬奇文作
書者視女兒珍貴
之至不知今時女兒
可知余為作者
悉一哭又為近交
自棄自敗之女兒
一恨

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

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賢

玉聽如此說便唬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

穢不堪警幻忙携住寶玉的手向眾姊妹笑道

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

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

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弈世富貴傳流雖歷百

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近之於子孫雖

多竟無一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

性乖張生情詭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

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

萬望先以情徵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

絳珠為誰氏請觀者細思首回

惜字不沁而反退却是宜玉天外一段情痴

然警幻自是個多情種子

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淚

二公真無可奈何開一覺世覺人之路也

百頁已 卷五 十 皆見齊

羣芳髓可對冷
香丸

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
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
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
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
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說畢携了寶玉入
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
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
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好春異卉之精合
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
了自是羨慕已而大家入座小嫖捧上茶來寶
玉自覺清香味異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
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

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

隱哭字

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嚙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女兒之心
女兒之境

無可奈何天

兩句盡矣撰通却大書不唯最難
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

名癡夢仙姑一名鐘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

名度恨菩提各口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嫖上來

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

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勝寶玉

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

...

警幻道此酒乃是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故作頓挫搖擺

此語乃是作者自負之辭然亦不為過談

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這之尤老現戲

必先翻閱角本自親其詞彼聽彼歌却從警幻處學來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

三字要緊不知誰是個中人至玉即個中人乎然則石

頭亦個中人乎作者亦係個中人乎現者亦個中人乎

作者能應慣于自
站地步又慣于擅起
波瀾又慣于改為
曲折最是行其秘訣

懷金悼玉大有深意

北曲
語句潑撒不負自創

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嫫取了紅樓夢的

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揭開一面目視其文一

耳聆其歌曰

第一支紅樓夢引子

非作者為薛全又白而非作者乃石頭耳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

濃趁着這奈何天傷懷即寂寞時

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

的紅樓夢讀此幾句翻厭近之傳奇中必用

第二支終身悞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着山中高士水晶瑩終不忘世外

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五頁已
本
土

虛話

妙設言世人亦應如此法看此紅樓夢一書更不必追索其隱寓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第三支

若說一個閨苑仙葩一箇是美玉無瑕
若說一個綠綺紅妝一箇是金釧玉璫
若說一個心較天孫心較天孫一箇是冰肌玉骨

奇緣如何心事終成
一箇是水中月一箇是鏡中花

兒呀箇是鏡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
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

韻悽惋竟能消魂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

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第四支恨無常

石良言 卷五 脂評

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睜睜把
萬事全拋 蕩悠悠芳魂消耗 望家鄉
路遠山遙 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 見
命已入黃泉 天倫呵 須要退步抽身
早悲險之至

第五支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來拋
閃 恐哭損殘年 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竅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
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 莫
牽連

第六支樂中悲

意真辭切過來人見之不免失聲

悲壯之極北曲中不能多得

襤褸中父母嘆雙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

知嬌養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

未將兒女私情畧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

光風耀玉堂
厮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

箇地久天長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
水涸湘江
這是

塵寰中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第七支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才華復比仙
天生成孤僻

人皆罕
你道是
啖肉食腥膻
視綺

羅俗厭
却不知
太高人愈妬
過潔

世同嫌
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
辜

為吾曹痛下鍼砭

妙即實當得起

絕妙曲文填詞中不能多得

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
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
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第八支喜冤家

中山狼 無情獸 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 覷着那侯門

艷質同蒲柳 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

嘆芳魂艷魄 一載蕩悠悠
題只十二叙却無人
不有無事不倫

第九支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 桃紅柳綠待如何 把

這韶華打滅 覓那清淡天和 說什麼

天上天桃盛 雲中杏蕊多 到頭來誰

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更兼着連天衰艸。

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鬪死。劫誰能。

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

長生果。末句問句收句。

第十支聰明累

警拔之句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

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

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

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

世之如何鳳者蓋不乏
人然披閱古今北極即嘉
百不擇式

過來人觀此寧不放
聲一哭

一場歡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難定

見得到

第十一支留餘慶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
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
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承除加減
上有蒼窮

第十二支晚韶華

鏡裡恩情甚得秋更那堪夢裏功名
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綉帳鴛衾
只這帶珠冠披鳳襖
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
也須要陰陽積兒孫
氣昂昂頭帶簪纓
氣昂昂

一頁已
卷五
十五
見

不頭詩
卷五
月碎齋

頭帶簪纓
光燦燦胸懸金印
威赫赫

爵位高登
威赫赫爵位高登
昏慘慘

黃泉路近
問古來將相可還存
也只

是虛名兒與後人歡敬

第十三支好事終

畫梁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宵秉月貌

便是敗家的根本
箕裘頽墮皆從敬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情
深意他人不解
是作者其菩薩志更力存
之筆撰成此書一字不可更
語不可少

第十四支尾飛鳥各投林可畏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裏逃生
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

致老悟元二法修業畢
幸在東歸去後悔
地却為學此言日在
論

相報豈非輕 分離聚合皆前定 欲知

命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

破的遁入空門 癡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為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

地真干淨 又照看葫蘆廟 與樹倒桐孫散反照

歌畢還又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

癡兒竟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曲唱自

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

寶玉至一香闈綉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

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

鮮艷斌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難得兼此極

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

五頁已 卷五 六 看見齋

名破天驚鬼夜
絳芸軒中諸事
情景由此而生

那些綠窓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純裨與那
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真極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
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
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
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
戀色而不淫今翻案奇甚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多大胆量敢作如此之文下古第一
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錯了我因
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
况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
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
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
當之至當之至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

坐此病者觀此

實不自在自見空
其是徑文不來神

可卿者即秦也是
一見二讀者自有

物耳二字新雅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按室玉生心性只不過是性也二字故曰吾輩推之

為意音薄淫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言傳可神

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

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百口嘲

謗萬目睚眦此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

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是特

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

妹妙蓋指薛林而言也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

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此仙關幻境之風

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世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

解釋改悟前情將謹勤有用的工夫置身于經

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帳

石頁已
卷五
七
皆見齊

何處當頭一棒

薛海鏡之何處

是所嘆沈淪陸

落誰者拍迷誰

為提按耶

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陽

台巫峽之會數日來柔情繆續軟語溫存與可

卿難解難分那日警幻携寶玉可卿閒遊至一

個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羣忽爾大河阻

路黑水淌洋又無橋梁可通寶玉正自徬徨只

聽警幻道寶玉再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

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

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箇木

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

但遇有緣者度之爾今偶遊至此如墮落其中

則深負我從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

寶玉方欲回言只聽迷津內水响如雷竟有一

四字是作若一生
得力處人悟
此處不為怕迷

作者端人當亦
至佑者不勝矣
妙一一

夜叉狀怪物攆出直撲而來唬得寶玉汗下如
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慌得襲
人媚人等上來扶起拉手說寶玉別怕我們在
這裏秦氏在外聽見連忙進來一面說了嫖們
好生看着着猫兒狗兒打架又聞寶玉口中連叫
可卿救我因納悶道我的雲龍作雨不知何為龍何為雲何為雨小名這裡没人知道
他如何從夢裏叫出來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雨情

雲

劉姥姥一進榮

國府

寶玉襲人亦大家常事耳寫得是已全領警
幻意淫之訓此回借劉嫗却是寫阿鳳正傳
並非泛文且伏二遞三遞及巧姐之歸着
此劉嫗一進榮國府用周瑞家的又過下回
無痕是無一筆寫一人文字之筆

題

朝叩富兒門

富兒猶未足

曰 雖無千金酬

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
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
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

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喫畢晚飯過來這邊襲人忙趨眾奶娘了嫌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要繫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些賊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說着便把夢

看路以文章
一凡筆勢
既從作如書子
亦有年夏北何
拂耳

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
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
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
明文字兩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
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寫出襲人身分遂和寶玉偷試一
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
不同伏下襲人侍寶玉更為盡職一段小兒女之態可謂神魂攝魄之筆暫且
別無話說一句接住上回紅樓夢大按榮府中一宅中合算
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
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狀並
沒箇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
一箇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

不... 卷之六

微小小一第十四卷之正休也真千里伏線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

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

頭緒你道這一象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

葛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

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妙讀是石頭叫角逐

細言來方纔所說這小小一家姓王乃本地人

氏祖上曾作過小七的一個京官昔年曾與鳳

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識認因貪王家的勢利使

連了宗認作姪子與曹而村遠相對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

兄鳳姐之父兩呼而起不過歛死者自醒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只

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識認目今其祖已故

只有一箇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仍搬出

自紅樓夢
四五其則珍
儘中之蓋耳

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

共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

又生一女名喚青兒石頭記中公歡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無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一家四

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

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

狗兒遂將岳母劉姥音先出皆殺字變稱呼卑肖接來一處過活

這劉姥乃是箇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

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

養活豈不慈意遂一心一計幫趁着女兒女婿

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

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喫了幾杯悶

酒在家悶尋氣惱病此病人不少請來看狗兒劉氏不敢頂撞因此

看見昏

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真着我多嘴

借們村庄人那一箇不是老誠日的多大碗

喫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你那老的福

秋稱柯自之至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

催頭不催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箇什麼男子

漢大丈夫了為執禪下針却先從此等小處寫來如今借們雖離城住着

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過地都是錢只可

惜没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躑也沒中用的狗

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

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嫫嫫道誰叫你偷去呢

到底大家想方法見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

跑到借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

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馬死作官的朋友

馬死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

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借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

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來當

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四字便救三篇世沒傳連過宗的二

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

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

和女兒還去過一遭補前文之未到處他家的二小姐着實

响快會待人的到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

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

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

看見

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偕們你
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
可定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偕們
的腰還粗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得是
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
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
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見名利心甚重詞兒聽如
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
番話便笑接道嫵嫵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
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韓如爾明日就走
一邊先試口風頭再說劉嫵口道唆的可是
說的候門似海我是箇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

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
教你老一箇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
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
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
發財家所必死交其
僕河來一嘆劉媪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

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麼樣這也說不得了
你又是箇男人又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
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到還是
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確一確果然有些好處大
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候門
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
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媪便起來

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板兒纔亦五六

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狂去音光去聲 避出出情

喜字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劉姥姥帶他進城找

至寧榮街街名本地 風光妙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

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敢過去且彈七衣服

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復到角門前只見幾

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說東

談西呢不知如何想來又為 候門上弄裏聚為照劉姥姥只得復上來問太爺

們納福眾人打諢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裏來的

劉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

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揪

採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角下等着一會

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
道不要怕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道那
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
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遠到後街上後門
上問就是了有年紀人誠厚亦是自來之理劉嬷嬷聽了謝過遂携
了板兒統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些生意擔
子也有賣喫的也有賣頑意物件的鬧烘烘三
二十箇孩子在那裡廝鬧如何想來合眼如見劉嬷嬷便拉住
了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箇周大娘可在家
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裏周大娘有三
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
劉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箇容

易引你跟我來說着跌跌跳跳引着劉姥姥進了
後門至一院牆邊指與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
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
的在內廳說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姥忙
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
方笑道劉姥姥你好呀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忘
了何處出來請家裏來坐罷劉姥姥一壁走一壁笑說道
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着
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催的小了頭到上茶來
喫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長的這麼大了又問
些別後閑語再問劉姥姥今日問的有理還是路過還是
特來的劉姥姥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

因女眷又是後門故容易

也婆顯美句為
後文作地安宅落
房本心平意實
事

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着可以領我見一見更
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

劉婆亦善于
叔吏應酬矣

瑞家的聽了便猜着幾分意思只因昔年他丈

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見之力今

見劉姥姥如此而來心中難却其意

在今世因瑞婦弄
是個性情不忌

人二則也要現弄自己體面如此說便笑說

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的來了豈有個

不教你見箇真佛去的

好

論理人來客至回話

却不與我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枝兒

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只帶着

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

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箇

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箇信去但
只一件嫌嫌有所不知我們這裏又比不得五
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了都是璉二奶
奶當家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内
姪女當日大舅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姥姥
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
不錯呢我亦說不錯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
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
客來了略可推得去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這
鳳姑娘周旋招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到要見
他一面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劉姥姥道阿彌陀
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裏話

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
句話罷了害着我什麼說着便喚小了頭子到
倒屨上一解悄悄不化的打聽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
飯了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些閒話
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這今年大不過二十歲
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
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嫖兒告訴不得你呢
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
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
萬箇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
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
下人未免太嚴了些

星高一句
然下後文

寫阿鳳勤勞等
事然却是虛筆
放于後文不犯

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
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姥姥
說快走快走這一下來他喫飯是一個空子惜
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難說
話再敬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
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
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遠遠往賈璉的住宅來
先到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裡
畧等一等自已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
下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
着眼這也是書中一安緊人紅樓
夢的雖小兒有名想亦在副冊內者也
名喚平兒的
名字真極
文雅則假
周瑞家的
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
如蓋平兒原
不知此一人耳
又今日

大遠的將來請安當日太太是長會的今兒不
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奶下來我
細細回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聽
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
是了暗透平兒身分周瑞家的聽了忙出去領他兩個進
入院來上了正房台幾小了頭子打起了猩紅
毡簾是冬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是劉姥
二氣中

竟不辨是何香味身子如在雲端裏一般是劉姥
三身子

滿屋裏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眩目眩是
六字畫夾

是劉姥姥斯時惟點頭啞嘴念佛而已如何想來
於

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

見睡覺之所蕭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

迷兩眼

寫憂門
付見

只得

字法

問個好讓坐劉姥姥見平

兒適身綾羅褲金帶銀花容玉貌的

從列述：心中目中
若一寫非平兒正傳

便當是鳳姐兒了單肖纔要稱姑奶奶忽聽周瑞

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

稱周大嫂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了頭于是

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

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斟上茶來喫茶劉姥

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籬櫃

籬麵的一般

從列述：心中意中
幻擬出奇怪文字

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

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箇匣子底下又墜着一

箇秤它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亂恍

從列述：心中目中說
學寫擬起真花曉在春月

劉姥姥心中想着這是箇什麼愛物兒有煞用

呢正欲時三字有勁陡聽得啗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

一般不妨到唬的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寫得山八九下

如是已作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子們一齊亂跑說奶

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姥

只管坐着是時候我們來請你呢說着都迎

出去了劉姥姥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寫得清快

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悉率漸入堂屋往

那邊屋內去了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着大漆

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見那邊說了一聲擺

飯漸漸人纔都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幾人半

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

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滿的

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椽板兒一見了便吵
 着要肉喫劉嫫嫫一扒掌打下他去忽見周瑞
 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嫫嫫會意
 於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
 他唧唧了一會方復到這邊屋內來只見門外
 鑿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從門外寫來南窗下是炕炕
 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
 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綠閃緞大坐褥傍邊
 有銀唾沫盒那鳳姐兒家常帶着紫貂貂君套
 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
 鼠披風大紅洋綢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
 正坐在那裡

一說阿房宮室起居器皿家常正傳
 看修珍奇好奇寶註脚寫來真是好看

一幅美人畫
宛然阿鳳六五
到底美人伴者
直玉簪兒
日既信阿鳳
厚於世評人
兼由以於探日
且阿不給力林
出滿道去

評官中未見此筆

這一句是天然地說
非別文杜撰至極者

平兒跣在

炕沿邊捧着一個小小的填漆茶盤盤內一小

盞鐘鳳姐兒也不接茶也不拍頭只管撥手爐

內的灰慢慢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

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

人在地下跣着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

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不早說劉姥姥

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

周姐姐快攙住不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

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

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嫫嫫了鳳姐點頭

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板兒便躲在背後百

如鳳姐可長可惡
真虧他這人

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邪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裏没人似的劉姥姥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叫人沒的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

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裏鳳姐叫人抓些果子與
板兒喫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
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
晚上再回若有緊要緊的你就帶進來現辦平
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有什麼緊事
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兒點頭只見周瑞家的
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奶
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來徃徃呢便
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
姥姥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應太太太太奶
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
便罷若有話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

不喜定家事即不實屬以戲以狂
周瑞係真心為主
周瑞亦可謂親若親

百願記
卷六
十二
看見香

老嫗有忍恥之心故便有招大姐之事作者並非泛濫且為求親貴友下一捧喝

說一面遞眼色兒與劉姥姥劉姥姥會意未語
何如金瓶不終
先飛紅的臉微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
忍恥說道論理今見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
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也少不的說
了剛說道這裡只聽得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
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
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慣用此等橫雲斷山法只聽一路靴
子脚响進了一箇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
身材天矯輕裘寶帶如洗錦寫照美服華冠劉姥姥此時坐
不是立不是歲沒處歲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
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
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嬪子說上回

老舅太太給姨子的那架玻璃炕屏夫寫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畧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姐好兒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下半跪道姨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姨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又說九五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着那些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賈蓉笑道那裏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確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鑰匙傳幾箇要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確說着便起身

奇事其然非
筆書筆其
方至極筆之至此
傳神之筆寫阿
羅囉：然上

此等公評八也
筆油內知生
首言其其也
花去心不少
同者自當此
性作性則人
且言其年
其病去後
而其在
如此其美地
其人

出去。了。這。裏。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
叫。蓉。兒。回。來。外。面。幾。箇。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
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
姐。只。管。慢。慢。的。喫。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
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
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這。裡。劉。
三。身。邊。目。中。寫。來。虎。王。下。回。
姥。姥。心。身。方。安。方。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姪。兒。
來。也。不。為。別。的。只。因。為。他。老。子。娘。在。家。裏。連。喫。
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兒。只。
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
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了。打。發。借。們。作。熱。事。來。
只。願。喫。果。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

話因笑止道

又嘆為六日劉建之來凡嘆五次罵得阿鳳家非滑修刑台嚴如立在前口若會說語之人使听他說了阿鳳利害處止在此。問者官志者

將押移借貸已說明白了彼物推齊

不必說了

周瑞家的道這劉姥姥不知可用過飯沒有呢
劉姥姥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喫
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
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內過來
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
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邊房
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
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
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當年又與太老
爺在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幾年來也不

王夫人教語令
金瓶 哭出

大走動當時也們來一遭却也沒空現他們今
兒既來了照照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
慢了也便是有什麼說的叫二奶奶裁度着就
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
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姥已喫畢飯
拉了板兒過來舔唇抹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
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意思我已知
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該有
照應纔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
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來接着
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箇親戚們二則外頭
看着這裏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

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見你既老遠的
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也是石頭記再見了笑你空回去
的可巧非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
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拿
了去罷可憐可笑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有
心裡便突突的梭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的渾
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
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憑的怎麼樣你老
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在傍
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聽了笑
而不採這樣常例亦再見只命平兒把昨見那包銀子拿來再拿
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

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若不
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串錢僱了車子坐罷改
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間的意思天也
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該問好的問個
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跼起來了劉姥姥只管
千恩萬謝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出來至外廂
房周瑞家的方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
會說話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
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柔些那蓉大爺纔
是他的正緊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箇姪
兒來了與前眼色真對可見文章中無一個閑字口為時勢一更劉姥姥笑道我的嫂子話猶如見
我見了他心眼裏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上

話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姥
便要留下一塊銀與周瑞家的兒女買果子喫
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姥姥感
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一進榮府一回曲折頓挫筆如遊龍且將豪

華舉止令觀者已得大槩想作者應是心花

欲開之候

借劉媪入河鳳正文迭宕花寫金玉初聚爲
引作者真筆似遊龍變幻難測非細究至再
三再四不記數那能領會也嘆嘆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

英遠

談肄業秦鍾結

寶玉

題

十二花容色最新

不知誰是惜花人

曰

相逢若問名何氏

家住江南姓本秦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

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間了不叫王夫人不交代原交代得清楚文筆只是隨筆寫來便有流離生動之妙

知往薛姨媽那邊閑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

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

只見王夫人的了螺名金釧寶釵互相映射妙金釧兒者和一個纔留

了頭的小女孩兒站立台磯上蓮步別來無恙否頑見周瑞家的

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掀嘴兒周瑞家的輕

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

石頭記 卷七 一 看見

家常愛著惹
家常是也

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

進裡問來幾用及吃蜜路之筆
令人估料不到之文只見薛寶釵穿着家常衣

服好口罵一人換一付筆
墨另出一花樣頭上只挽着鬢一幅恁恁恁女圖
虧想得週到坐在炕裡邊伏

在小炕几上同了嫫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

進來寶釵便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

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

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

邊徃徃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一人不為一筆不板冲撞了你不成

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得空便入只因我那病又發了兩

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

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了大夫來

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喫幾劑藥一勢除了根纔

印種病印字真前
二玉不知因何二又
字皆得天感地說
之休且省印多少
閱文所謂惜墨
如金是也

好小小的年紀到坐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賢

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喫藥為這病請大夫

喫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

名醫仙藥總不見一點見效奇、怪、真、如、雲、龍、作、雨、之、隱、也後來還虧了一箇

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

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

結壯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

了一箇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

氣的不知是那裡弄來的他說發了時喫一丸

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些卿不知從那裡去來余則深知是從
救春山採來以灌慈海水和風噴廣

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那個什

麼海上方見姑娘說了我們也記着說與人知

石頑記

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實釵見問
乃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真真
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現易得的
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
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
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
將這四樣總於次年春分這日曬乾和在末藥
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
周瑞家的忙道愛啣這樣說來這就得一二年
的工夫倘或這日雨水不下雨水又怎處呢寶
釵笑道所以了那裏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
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

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靈這日的雪十二錢把
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蜂蜜十二錢白
糖十二錢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碗內
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
十二分黃柏煎湯送下末用黃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錢世皆同有者周瑞家
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未
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
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
南帶至北現就埋在梨花樹下梨香二字有落處未宜周瑞家的又道
這藥可有名子新雅奇甚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癩和
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
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

竟什麼只不過吩咐教些喫一丸也就罷了

以花為藥 可是吃烟

大人想得出者請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

以此新奇妙文悅我善心自便當浮一大白忍聽王夫人問是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

答應了趨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畧待半刻見王

夫人無話方欲退出

行文原只在二二字便有許多着力處 不得此寂者便在寬字百般扭捏

忽又笑道二字文字與方 說二字對射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

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

二字仍從蓮上起來甚英蓮者應憐也 有菱者亦相憐之意是改之英蓮也

簾櫳响處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箇小女孩子

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

蓮英英蓮天生 或曰氣妙甚

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

捧了個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裏頭作

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支昨見我想起來白

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兒
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

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支下剩六支送林姑

娘兩支那四支給了鳳哥兒罷王夫人道留着

給寶了頭帶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

不知道寶了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

粉兒的可知用瑞一回玉為空是三人
所有正石頭記得力處也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

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晒日陽周瑞

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時常

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

了頭子金釧道可出名英蓮就是正說着只見香菱笑

嘻嘻的走来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

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

有些像偈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一擊兩鳴法三人之美庶可知矣再

忽然想到秦可卿何有幻之極假使說像榮府中所有之人則死極重故速以可卿之配為學似極杜法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金釧兒笑

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

歲投身到這裏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

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

得了傷痛之極必亦如此取法方妙不然則又將作出香菱恐卿一頁文字矣周瑞家的和金釧聽了

到反為他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花

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

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

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

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今李紈不作筆逸之板矣陪伴照管

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只見幾個
小了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照坐迎春的了

頭司棋與探春的了却是俗中探春待書妙名賣家四鏡之環略以琴棋書

不俗處二人正掀簾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此四字列名者力之甚醒日之甚

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入內

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窓下圍棋周瑞家

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

身謝道命了用畫家三五聚散探春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

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法寫來方不死板周瑞家的聽了

們道在這屋裡不是用畫家三五聚散周瑞家的聽了

便往這邊屋內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

姑子智能見兩個一處頑笑總是得空便入百姓又帶出王夫人喜抱捨等事可知一支筆作千

石頭記 卷七 五 看見

周三筆却持幾
半卸線索提物

百支用
又伏後文

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

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

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

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把這花

可帶在那裏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嫖

入畫來收了曰司慎曰待書曰入畫復又補抱琴曰琴周瑞家的因

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傅那禿歪

剃往那裏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

師傅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裏去了叫我

在這裡等也呢又虛貼一個于老爺可周瑞家的又道十五

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知所尚僧尼者慈悲人也沒有智能兒搖頭兒

妙年輕未任事也一應騎佛施呼齊供請
慈官是走禿戲邊局寫種人活像

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

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

他師傅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傅

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一人不落一不忽伏下

周瑞家的又和智能見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姐

處來穿夾道從李執後窓下過細極李執雖無花豈可失而不寫者故用此兩筆便墨剛

三番四使越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

堂屋只見小了頭二字為紫豐兒坐在鳳姐房門檻上見

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見叫他往東屋裡去

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裏

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見睡覺呢周瑞家的

悄悄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

總不重犯寫一次有二次的新樣之法

六

看見

看見

余素所藏仇十洲畫室所寫暗春園其心運筆墨已足無及今見此阿鳳傳則覺画工亦概

存畫中其意之展
卷之和平多身
小地地性內飲凡
中故又諱不以此

有神理
搖頭見正問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却有賈璉

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短錫鑿出來

咭啷見衛玉進去妙文奇想阿鳳之為人豈有不着意于戲月二字之理哉若以明筆寫之不但唐突阿鳳且覺亦非無妙文可賞若不寫之文為不可成只用物議動靜語方知之法家一試亦不獨文字有隱微而且不致污賈阿鳳之知感後骨所謂此書無一不壞平兒硬進

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

送花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出四支轉

身去了半刻工夫攢花瑣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又拿出兩支來先叫彩

明來付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帶去

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

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女兒

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

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
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
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
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
麼不了的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
道噯今兒偏偏的來了個劉姥姥我自己多事
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
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
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
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實對你老人家說你
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
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也來歷不明告

二玉隔房六地
一高七相白風全
同日不更其之
仙筆

到衙門裏要遮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
商議商議這箇情分求那一箇可了事周瑞家
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且家去等我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來
家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閑兒你回去等我
這沒有什麼忙的也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
還說媽你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
家沒經過什麼事情就急的你這樣子說着便到
黛玉房中去了

又生出一段來是榮寧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此
穿神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不是石頭說筆墨矣

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

家解尤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

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帶寶玉聽說先便

余同進花一回并
缺媽有字了頭不喜
這花兒物兒的到

謂是宮奴在傳又
主阿勝惜春一段
別又知是阿鳳正

傳今又到聲見
一段却又將阿翠
之天性長官中罵

方知亦係聲見
玉得小說中玉在
而三輩者有二

事說而事者有
之亦有如此恆河
沙數之輩也

余現曉得學案
凡句起連原首口
形容可嘆也

雖小兒自同口云
學聖亦如雨後人
聞之便云有見小
事然何常真若

說什麼花拿來給我一面早伸他夾寫玉玉手接過來了開

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此處方一細寫花形的假花

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妙着他寫寶玉

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在黛意心中不

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如有何五聖

玉再看了一看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剔吾實不知黛卿胸中有何丘壑再看一看精神

下的也不給我替我道謝罷周瑞家的聽了一

聲兒不言語寶玉便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

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

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寶玉道寶姐

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問瑞

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了頭們

石頭記

卷八

八

自見

事狀其概係推托
之詞耳至若不
云從字序東來
涼着然則便云
因意稍時涼着
者或寫來涼感
之一嘆

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
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喫什麼藥論理我該
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來的也着了些涼異
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
去無話原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
友冷子興音原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
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
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
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不必細說來見王夫人回言
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借們送他
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進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
他們帶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

阿鳳一上夫處

太太千秋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閑着不管打發兩箇女人去就

完了又來當什麼正緊事問我

阿鳳正事然亦有阿鳳在從處手忙心忙更覺忙可知

鳳姐又笑道今兒珍大嫂子來

虛揚言實千頭萬緒做上雖一四兩回中或有不能寫到

請我明兒過去逛逛明兒到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

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

便是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

統迎春等姊妹們亦會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兒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往去鳳姐只得吞應着立等

九

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
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
引了多少姬妾了嫖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
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一手携了寶玉入
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曰說你們請我
來作什麼有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
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幾箇姬妾先
就笑說二奶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休不
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
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請老爺
去了又道可是你怪問的也坐在這裏作什
麼何不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巧上回寶叔立

欲出聲而却先小
妙理開！一聚隨
筆帶出不見一
絲作造

刻要見見我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裏想在書房
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要
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坐着忙什麼一面便吩
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屈着他到比不得跟
了老太太來就罷了委屈二字極不過却
是至情至理至美鳳姐兒道既這
麼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瞧難到我
就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
他比不得借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
柳家胡打海摔不知誰家方珍性珠惜
此種相矛盾却極人情蓋大家場合如此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
文慣了自負得起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
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竟
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

此等處寫阿鳳之
故態是為後回伏
線

他生的腴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的
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
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
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就帶他來說著果
然出去帶進一箇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巧冷
清眉秀目粉面珠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
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腴腆含
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
道不知從何處想來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
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
他學名喚秦鍾設云秦鍾古詩云小娘先名玉來時本姓秦
二語便是此書大綱目大比托大說刺處早有鳳
姐的了嫵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鍾並未備得

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見平紀素知鳳
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
自作了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箇狀元及第的
小金銀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
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喫過飯尤氏鳳姐
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

一人不落又帶出燈
將手下無弱兵

寶玉秦鐘

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只一見秦鐘人品
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跌
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
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候
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
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

古頌元
卷七
十一
看觀

這句不是空王本意中語却是古今應來青梁紅神之意

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过填了我這糞窟

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一段痴情翻去易色一句將斗使此後朋友中無復

再敢假說道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浮不浮二字妙秦卿

日中所取止在此更兼金魁綉服驕婢侈童這二句是既不是癡此八字是錦邊多少

越越越越秦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

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

與他耳鬢交結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

大不快事貧富二字中失却多少美雅朋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又欲

中人又二字寫小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空玉問讀書亦想

秦鐘見問便因實而答四字善天下二人你言我語

十來句後越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果喫茶

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喫酒把果子擺在裏

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眼見得二人一身一休矣

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

姐擺酒果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

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

他他雖腼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寶玉是有的

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

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

來同寶玉要喫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

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

事寶玉問諸書也奇人又問家務定不與奇秦鍾因說業師于去歲病故家父

又年紀老邁賤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

石頂記 卷七 十三 看觀卷

不與言 卷八
及再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
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眼爲伴時常大
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
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
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
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
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
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
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
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擔擱着如此說來尊
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
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

真是可見之弟

真是可仰之弟

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裏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事忙不便為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忙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笑道放心放心偕們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回明家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一疋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

自然是三人輸

東道一面又說了回話晚飯畢因天黑了尤氏
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去媳婦們
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
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
又罵呢可見罵非一次矣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
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要惹他去
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裡人
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
的連太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哥哥也不理他只
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
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換着餓
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喫兩日沒得水得了半

這是為後協理
寧國伏線

碗水給主子喫他自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
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
他去他自已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味酒
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
他事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
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你們沒主意有
這樣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
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伺
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携手同行尤
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
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
好怎樣更可以恣意的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

先罵大總管賴二

記清深府中別是賴二
大惡意你借的妙

說他不公道欺軟

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
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賄充管
家你也不想想焦太太爺跪起一支脚比你的
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裏的焦太太爺眼裡有誰
別說你們這把子的雜糧忘八羔子們正罵的
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聽
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捆起來等明
日醒了酒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
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
哥李了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
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也

也不敢和焦大挺腰

子呢不是焦大一箇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拚下這個家業到如今

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

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借們白刀子進去紅刀

子出來是醉人中文法口一段借醉奴口角間補出鳳姐在車上說

與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

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

笑話借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

賈蓉答應是衆小厮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

上來幾箇揪翻捆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亦發

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裏哭

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以二句杜是擬師
慰石凡

右頤記
卷七
十五
脂觀齋

一節批發活耶之

翠玲在集大口中

揭明

因替而活耶一

性持去之文法

性去法活耶一

是此二字一

平

反在何未同其
所便許故人所
自欲許正其人
不自滿中何
執其真在
性去法活耶
字當也

日學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
 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借們胳膊折子往袖子裡
 藏眾小厮聽他說出這些没天日的話來唬的
 魂飛魄喪也不催別的了便把他綑起來用土
 和馬糞满满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
 逍遙的聞得便都粧作聽不見寶玉在車上見
 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兒道姐姐你聽
 他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
 眉嚙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混噁你
 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到細問等我回
 去回了太太仔細撻你不撻你唬的寶玉連忙
 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話了鳳姐六忙回

色得妙咭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偕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往家學裏說明白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原來不讀書即蠢物矣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院香

賈寶玉大醉絳軒去

題 古鼎新烹鳳髓香 那堪翠斝貯瓊漿

曰 莫言綺縠無風韻 試看金娃對玉郎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眾人寶玉先便回

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

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着實的稱贊秦鍾的人

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榜幫着說過

日他還來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

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

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携了

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來看戲至晌午賈母

寫續記 卷八 一 百四十四

便回來歇息了

敘事有法若只管寫有戲便是無見世面之暴發富漢矣
寫隨便二字與高則性與做則四方是世代封君去傳且高

與二字又可生
出多少文章來

王夫人本是好清靜的

偶與印天人和犯然
却是各有各傳

見賈

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

如甚交代單

至晚無話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

全光休休天

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

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

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

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爲

本意玉傳定是累那苦仙嘆

不妄寧可繞遠路罷了當下衆嬪上了嬖伺候

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嬪上了

嬖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

知到了穿堂便往東向北遠廳後而去偏頂頭

知到了穿堂便往東向北遠廳後而去偏頂頭

一路用淡土色烘染
行賞流本之法寫出
貴公子家常衣飾
不離氣致想應過
者則喜其寫的真
未經者恐不克煩
被絮

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

一見了寶玉便都笑着趕上來一箇抱住腰一

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

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

叨了半日方纔走開老嫗叫住因問你二位爺

是從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

在夢城齋小書房裡敬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

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于是轉灣向北

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

與倉上的頭目名喚戴良還有幾箇管事的頭

目共有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了寶玉走

來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箇買辦名喚錢華

石頂兒 卷八 二 指兒

余亦受過此病
今閱至此雖然一
嘆此時有二十年
前向余作此語
之人在側見其
形已皓首駝腰
矣乃使彼亦細
讀此數語後則
若然泣下余亦
為之敗興

亦戲開花之意隨
事生情四情得文

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
兒請安寶玉忙含笑携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
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字法越發好了
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裏看
見了眾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贊的了不得還
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
的小公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眾人持
他過來方都各自散了未入薛香院先故作若許波瀾曲折照他無意
中又寫出空玉寫字來因是愚弄公子之開文
且說寶玉來至梨
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來正見薛姨媽打點
針帚與了嫖們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
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

你想着我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
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
籠頭的馬天天狂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寶玉
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
想着打發人來照他他在裏間不是你去照他
裏間比這裡暖和那裏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
去和你說話見寶玉聽說忙門外有起有層次下了炕來至裏間
門前只見弔着半舊的紅袖軟簾寶玉掀簾一
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做針線
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綿襖玫瑰
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綾綿裙一色半新
不舊看來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

畫神魁易畫人
物難寫空御足是
寫之半若與紫
玉並寫更推今作者
寫得一筆唯虛者見
且得二人真像實
傳非神助而何

臉着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截愚安分

隨時自云守拙宜方是聖御正傳與前寫代玉之傳一齊者寶玉一

面看一面口內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

見寶玉進來此時神情盡在烟籠水澹之間一展眼便失于千里矣連忙起來含笑答

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

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

姨媽安別的姊妹們都好這是一口中如此一面看寶玉頭上帶

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

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

色蝴蝶鑾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

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

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

余代答曰：遂心如
意

今見到要煎煎自前四至此四：說有通靈玉一物余亦未嘗細：貴賢鑒今亦微一見說着便挪近
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頂上摘了下來遞與
寶釵手內寶釵托於掌上試問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峯下猴啼虎嘯之聲何如只見
大如雀卵燥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
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
相註明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

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最小方能從胎

石類記 卷八 四 石類

又忽作此教語以
幻妄成真以真美
既幻真假之益
意遊戲于夢覺
之中可謂狡滑之
至也作人害老誠
作文要按着

石頭記立誓華
不寫一家文字

中小見口中卸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
微細使觀者大慶眼光亦非暢事故今按其形
式無非畧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
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見口有多大怎
得啣此狼狽大之物等語之謗

音注云

音注云

通靈寶

通靈

其式其守其美其志

通靈寶

式除眩素一除邪崇

正玉

靈

式燦風狀二瘰癧疾

而圖

魚

式意守二言仙壽昌

而圖式

式鈔福馬三知福福

式圖

經

式圖而反玉寶靈通

式圖而反玉寶靈通

式圖而反玉寶靈通

寶釵看畢

余不想見其物矣前四中後用草蛇灰線寫法至此亦細寫出是大開高處

又從翻過正面

石頭記立誓華

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儂壽恒昌念了兩

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

可謂真奇之至

別看此句

恨翠翠不早來
听此數語苦使彼
聞之不知又有何
等妙處趣語以
悅我善心聽

發獸作什麼請諸公掩卷合目想其神理想其驚兒嘻嘻笑道

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生立之勢想空教面上口中真妙娘的項圈上的兩句

話是不若此一對見又引出一個全項圈寶玉聽了忙笑說道

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未寫先中說出方妙八個字又寫五毒

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補出素日眼中雖

字寶玉笑夾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是而寶未回心

他纏不過因說道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

所以鑿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

麼趣兒一句罵死天下滾地鏡餅一面說一面解排扣從裏

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

掏將出來按瓔珞者頭飾也相近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

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箇共成兩句吉識

俗即呼為項圈者是矣

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音註云

音註云

式面正玲瓏

不齷不奔

不離不紊

式面反玲瓏

豔

芳齡永繼

合前篇之宜非一對

花看早開酒飲
微醉凡文字是
也

寶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
姐姐這八個字到真與我的是一對
明是一對
余亦謂是一對不知
干五中四柱八字可

與卿亦
對否

驚見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湏

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

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裏來寶玉與寶釵相近只

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係何

香氣逸問姐姐熏的是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

此看可得一風
在

過這味見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

燻的烟燎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

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喫了丸藥

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

給我一丸嚐嚐他見小兒語氣竟不如此寶釵笑道又混鬧

了不來處愈緊不名針之文一個藥也是混喫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

說林姑娘來了新文現寶玉不知想身心中是何處林黛玉已搖搖的走

了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

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

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

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

不來一箇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再來如

石頭記 卷八 六 新觀齋

換詞奪理

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好点天有人來了也不至

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如何反不

解這意思吾不知聲是以何物為心為齒為口為舌實不知胸中有何丘壑寶玉因見他外面

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

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見了寶玉道取了

我的斗蓬來了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

你就該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

過是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嬭嬭因說道

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裡同姐姐妹

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裏擺茶果子呢我叫了

頭去取了斗蓬來說給小公兒們散了罷寶玉

應允李嬭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聚

余最恨無調教
之家任其子侄
肆行嘯嘯此
則知大家風範

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果留他們喫茶寶

是滿堂非勢力

玉因誇前日在那府裏珍大嫂子的好爲掌鴨

信爲前日奉鍾之事恐免者忌却故忙中問華重一經染薛姨媽聽了忙也把自己糟

的取了些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得就酒

念見甜愛

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些上等的酒來李

嫵嫵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

好媽媽我只喫一鐘李嫵嫵道不中用當着老

太太太太那怕你喫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

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

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補出素月羹羹的

我挨了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

喫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着

看觀齋

石頭記 卷八 浪酒同茶原不相宜

他喫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喫何苦我白賠在裡

面二字如開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

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

小了嫖來讓你奶奶們去也喫杯擔擔雪氣那

李嫖嫖聽如此說只得和眾人且去喫些酒水

這裡寶玉又說不必湊熱了我只要愛喫冷的

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喫了冷酒有眼若不是這句說出竟不知上節就何業寫字手打

匙兒醋肖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傍收

的難到就不知道酒性最熱看熱吃下去發散

的就快若冷喫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

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喫那冷的呢知命

識理識性博學不難愈可稱為佳人可嘆別寶玉聽這話有情理

小說中一首至詩凡句法曲便自佳人想其美醜殺

在寶釵口中說出玉
元學不是作微
露却春梅之爾
耳是書勿看正
面為幸

寶玉亦聽的出有道理的語來與

前問晴書家務並告大奇之事

便放下令的命人暖來方飲

黛玉白乳不知其味在何處磕着瓜子兒只抵着嘴笑又用此三子可巧黛玉的小

了嫌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來黛玉因會

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吾實不知何為那裡就

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又兩羊帶出一個妙名怕姑

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

道也虧你到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

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要知尤物

方如此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妬柳乳輩看去寶玉聽這話知黛玉借比奚落也

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了兩陣罷了寶釵

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

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

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

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

塵詞奪理

偏也說得如

許真水書題

明也

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

這裡倘或在別人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

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的從家裡送箇來

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餘還只當我素日是這

等輕狂慣了呢用此一醉真可拍案叫絕足見其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香以冰為神真一絕倒天下之秘鏡矣薛姨

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樣之

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嬾嬾又上

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

說說笑笑的試問石兄當當日青樓才子那肯不喫寶玉只得

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喫兩鐘就不喫了李嬾

嬾道你可仔細老爺今見在家隄防問你的書

不合提此話還是李嬾激不入耳之言是也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

醉了的熱怪乎後文一嘆

在慢慢的放下酒盞了頭這出小兒慈愛黛玉先忙之我探紫後文的

說別掃大家的興二字指賈政也男男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

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這方是阿婆原意對玉衡之文了一

面悄悄推賈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嚕說別

理那老貨借們只管樂借們的那李嬭也素知

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如此之病似不通却是老姐真心道出不要助着他了

你到勸勸也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

麼助着他我也犯不着勸他你這箇馬媽大小

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

裏多喫一杯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

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嬭聽了又是是是認真的真

急又是笑說道真真見疼熱望見之意這林姑娘說出一句話來

石頭記 卷八 九

我則愛之不暇
豈不揮耶

比刀子還尖這弄了什麼呢寶釵也忍不住笑

着把黛玉腮上我也發癢一擗說道真真這個擗了頭的

一張嘴叫可如余前批不誤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

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見來了這裏沒好的你

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到叫我

安只會放心安都有我呢越發喫了晚飯去便

醉了便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熱酒來姨媽陪你

喫兩杯可就喫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

李嬭嬭因吩咐小了頭子們你們在這裡小心

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

任他的性多給他喫說着便家去了這裏雖還

有三四箇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嬭嬭走

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刺了兩箇小
了頭子樂得討賈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
萬哄的只容他喫了兩杯就忙收過了做了酸
笋雞皮湯賈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飯碧梗
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喫完了飯又醞醞的漂上
茶來每人喫了兩碗薛姨媽方放下心雪雁等
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來伺候黛玉因問賈玉
道你走不走賈玉也斜倦辭意眼道你要走我和你
一妙答同走九華指阿翠心中最樂王聽說遂起身道借們來了這一日
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借們呢說着
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不福筓來賈玉便把
頭略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了頭便將這大缸猩

毡斗笠一抖鏡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
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到沒見過別人帶
過之輩也的讓我自己帶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
什麼過來我瞧罷寶玉忙就近前來黛玉用
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
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巍
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
上斗篷罷若使黛奴整理翡翠
仰天不智多少文章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
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
畧等等不是寶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
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便命兩個婦女
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還回至賈

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

加歡喜因見寶玉喫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

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

跟寶玉的人來遂問眾人李奶子怎麼不見眾

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纔

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

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如此我前文最妙且無逗引之嫌還多活兩日一面

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

接出來笑說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

興只寫了三箇字丟下筆就走了福前文之未到的我們等

了一日快來論我寫完這些墨纔罷寶玉忽然

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

是不作詞幻見
山文字

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過那府
裡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的這會子又這麼
同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
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呢可見寫晴雯是晴雯走下來斷
寶玉聽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濕着
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
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便笑道好
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箇字好出題妙原來是這字
玉仰頭看裏間門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絳芸
軒黛玉笑道箇個都好怎麼寫的這麼好了明
兒也替我寫一個活說匾寶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
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說不可少晴雯向裡間炕上搬

嘴寶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裡寶玉

笑道好太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見我那

府裏喫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

你愛吃和珍大奶上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喫

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喫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

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喫了飯就攔在那

裏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喫了拿

來給我孫子喫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序去了

勢亦是常情奶母之昏庸亦是常情然持于此處知馬一回與後安襲人

雪捧上茶來寶玉讓林妹妹吃茶眾人笑說林

妹妹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喫了半碗茶忽又想

起早起茶來偏是醉人搜尋的出細事亦是真情因問茜雪道早起灑了

寫翠兒去如此章法從何設想奇筆奇文

將芸軒中事

三字是接上文口氣而來此語人之稱曰醉態逼真

奶母之倚

五頁記 卷八 三

按警幻情清寶玉
係情不情凡世間之
無知無識彼徒有一
痴情去休此全如醉
二字于石兄是西門
包子則茶啣子露林
問甚苦難李疾乃
一即中床有第沒
事之概眾人談語無
言而此石兄真大醉
也余亦云實大醉也
唯醉醉陶非狂醉
狀神筆可比

一碗所請開茶是也與前滾酒一氣起落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

的這會子怎麼又濕了這個來又是李瑛事有委巧如此萬雪道我原是

留着的是那會子李奶奶來了是醉後此用二字非有動氣他

啣了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顧手往地下一

擲路那一聲打窗蓋粉潑了萬雪一裙子的

茶又跳起來問着萬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

奶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仗着我小時侯

喫過他幾日真醉了奶罷了如今選的他比祖宗還大

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真大醉了白白的養着祖宗作

什麼攆了出去大家干净說着立刻便要去回

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
狂瞞引寶玉來阻他頑要先聞得說字問包子

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捧了茶鐘動了氣

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

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到茶來被雪滑倒了失

了手嘔了鐘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

攆他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

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

伏侍你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

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

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錫涎忙伏侍他

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

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

着脖子

那寶玉就枕就睡着了被

斷不可少之文

現成之至照地寫襲人為人

二字奇使人一驚

二字帶出平素形像

試問石兄此一逼比青地乎
下松風明月如何

偷度金针法
最巧

作者个尚記金
魁星之事手撰
今恐肯賜斷心
損

時李嬷嬷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

加觸犯只悄悄悄悄的打聽聽了方放心散去文代清楚
據正一段

又為便宿一回伏線情定甚以上已完正題以下是後文引子前文
之條波此曰收法與前數不同矣就

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

忙接了出來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

縹緲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

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

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

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箇荷包並

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

家住的遠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我這

裏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

寫可見出書的

養生堂是策

中既後死的聚

禁野是既中策

靈巧一至于此

寫泰內其身与

史出寫程道立

其有極矣因一事

洽

說伏後文

起不長進的東西學秦鐘一一答應回去衆知

妙名素者厚也蓋云情同母子而生也

現任營繕郎

官職更妙後云因情華而繕此書之意

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

堂抱了一箇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

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見出心亦甚確矣如此寫出可見來歷亦

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甚苦矣又知作者是說天下人共來哭齊齊

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

賈蓉為妻那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因去

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溫

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

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箇機會

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

...

陸子名有事

之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

此十分歡喜只是宦囊羞澁那賈府上上下下

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又恐恨了

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

敬封了二十四兩贖見禮可知宦囊羞澁與東併西湊弄樣是將為近日守錢虜而不使子弟讀書

大受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不想滾酒開茶一段金玉符箓之文後忘用此等寒瘦古拙之詞收住亦行聖天變

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休處石頭記多如此法

正是歷現後文便知

早知日後鬧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這是隱語微詞豈獨指此一市式。余則為讀書止為爭氣但此爭氣與

彼爭氣不同寫來一嘆

賈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三回

賈珍尚奢豈有不請父命之理因彼
要緊不問家事故得姿意故爲
若明指一州名似落西遊
地不待言可知是光



矣不云國名更妙

義之鄉也直與

今秦可卿托

理車府亦

已

在封龍禁尉寫乃囊中之「心去天香樓一
即是不忍下筆也

詩

云

秦可卿死封龍

集

王熙鳳協理寧

府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

在無趣紅批二字奇每到晚間不通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

亂瞞紅批二字奇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揀燈倦綉早

命濃薰繡被二人瞞下屈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指算行程該到何處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

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

說道嬌嬌好睡我今兒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

樹倒猢猻散
全猶在耳西荷三
十五年矣
傷我學不傲殺

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嬌嬌故一語甚費來別你

一別還有一件心慙未了非告訴嬌子別人未

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慙你只管

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嬌嬌你是個脂粉隊內的

英雄連那些東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

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

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傷或二字如今我們家赫赫

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傷或二字悲生者應了那

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

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

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

虞秦氏冷笑道嬌嬌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

之同意也

古邇而復始豈是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
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
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事未妥
若祀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鳳姐便
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與
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
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
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
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
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
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接房掌管
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

語：見道字：傷
心讀此一限幾不
知此身為何物
矣

秋齊

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樊便是有了罪凡物
可入官進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
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
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日後終非長
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
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
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
語此時若不早為慮後臨期只恐後悔無益矣
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伏的妙漏只
是我與婿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
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北句今世書人死各自
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得二門上傳事雲牌連

不必看究竟此三
句即數墮泪

梅溪

九個字寫盡天香
樓事是不寫之寫

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
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

神只得忙忙的穿木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

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

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

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

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慟痛

哭之人閉言少叙却說寶玉回近日林黛玉回

去刺得自已孤恹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

索然睡了如今後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

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似戩了一刀的不忍哇

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來攙

味相後可知後文皆非實然文字

與鳳姐反對法寫來方是二人白切真

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務事者可怖也今則死了

夫所望息火攻心為得不有此血為玉一嘆

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賈玉笑
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如何自己說出來了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
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
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
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厭氣的人
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明早再去不遲賈
玉那裏肯休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
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
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
搖山振岳又大發之表如此起備賈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
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
舊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被時賈代

橋者舟長也所謂
人生若汎舟而家
不可嘆

日推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
聞這四十九日準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
上拜大悲識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
罪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
士打四十九日解寃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
園中靈前另有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對壇
按乩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
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祭了缸麼將
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
珍見父親不啻亦發姿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
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
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叫作什麼橋

所謂迷津易墮在網羅也

木出在濱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

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載要

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裡

也沒人出價敢買你若就要就招來罷了賈珍聽

了喜之不禁即命人招來大家看時只見幫底

皆厚八寸紋若棋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玳瑁

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賈珍笑道價值幾何

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

什麼價不價賣他們幾兩工銀就是了賈珍聽

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

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此

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

寫個皆知全無
安遠之筆深得
金瓶壺典

忽又聽得秦氏之了補天香樓未用之嫁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

了文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都都稱

讚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殯殮一並停靈於會芳

園之登僊閣小了文嫁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

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捧喪駕靈之任賈

珍喜之不禁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非惡意愛人那能如是備說可加信

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

或可辨合旅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

致紊亂內向寫盡大家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費門監靈

幡經榜上善起波瀾寫時不好拜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

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

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抬

六

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

接着讓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打定主意

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獨箇前程的話載

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

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道湊巧正

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見襄

陽候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

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衙門都是老相遇不

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

了一箇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與

他孩子鬪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借們的孩子

要鬪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

軒名可也

得內相標指之快如此

忙中寫問

奇評畫上問官口吻

房裏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
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
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相時上面寫道江南江
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
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
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
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
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
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箇執照就把那履歷
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
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
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

一並送入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
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裡
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
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
來是忠靖候史昂的史小姐雲消息也夫人來了王夫人邢夫人
鳳姐等剛迎至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候壽山
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家下轎賈政等
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
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
人往丁之區花簇簇是來往祭吊之盛宦去官來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
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
職例靈碑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

之靈位會芳園的臨街大門洞開現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楹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四面硃紅銷金大字牌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

世襲卑國公冢孫媳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

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

天永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

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

堂業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
伽藍謁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遠鎮四十
九日消災洗孽平安水陸道場諸如等語餘
者亦不消煩記

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裏頭尤氏又犯了
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虧了禮

數怕人笑話因北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

因賈珍余正思如何高問起上元了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

愁什麼賈珍見問忙將裏面無人的話說了出

來賈珍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薦鳳姐一個人與你

權埋奉命上元這一箇月的事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

賈珍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

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
身嘆道果然安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
了眾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
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
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有人報說
大爺進來了嚇數日行止可知作者曰是羊不坐批者亦守日神的一聲往後藏之
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
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了因拄了拐躡了進
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
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拈
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是邢夫人等忙叫寶
玉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

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懇求二位嫗嫗并大妹妹那大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吳道嫗嫗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箇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那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嫗子家只合你二嫗子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箇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樣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嫗子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看還是不錯的從小兒

大妹妹頑笑着就有殺法決斷如今出了閻又
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
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嬌嬌不看姪兒姪兒
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
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
他料理不清惹人笑話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
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矜着鳳姐
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辦好賣弄才幹雖然
當家妾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服
爬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
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
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

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壓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大哥哥已經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照管胸中成見已有之端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死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與那

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
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
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麼說你
就照看照相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
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
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
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趙發辛苦
了不如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
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那三字句有神邊也離
不得我到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
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
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令兒怎麼樣鳳姐兒道

舊本後輩定此五
病者頗多余家更
甚三十年前事見
書于三十年後今
余想漸溫淡益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
天香樓一節少却
四五頁也

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箇頭緒來
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先同邢夫人等回去
不在話下這裏鳳姐未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
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
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廢濫支冒
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
縱有臉者不服賤賤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
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
下回分釀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說托鳳姐賣家後事二件嫡是
安富尊榮史筆人能想得到處具事雖未滿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敬之
因命芹溪刪去

第十四回

鳳姐用彩明因自識字不多且彩明係未冠之童

寫鳳姐之珍貴

寫鳳姐之英氣

寫鳳姐之聲勢

寫鳳姐之心機

寫鳳姐之驕大

昭兒回並非林文璉文是黛玉正文

牛丑也清屬水子也柳折卯字魁折虎子寅

字寓焉陳即辰翼火爲蛇巳字寓焉馬午也

魁折鬼金羊未字寓焉猴同音申也曉

云頁也
未字
一
看見

鳴雞也酉字寓焉石即承亥字寓焉其祖回
守業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謂十二支寓
焉

路謁北靜王是賈王正文

詩

云

林如海捐館揚州賈賈王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
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
琏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
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
晚散寧可辛苦這一箇月過後再敬着不要把

寧府如此大家
阿鳳如此身分
豈有便貼剪了
頭與家裡男人
答話交事之理
呢此作者寫客
之慮

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熟貨臉酸心硬一時
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
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治整治都特
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
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教目衆人連忙讓
坐到茶一面命人按教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
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
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
昇媳婦要家口花名冊來查用又限於明日
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聚點了
一點教目已成見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了
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

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
與來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擅入傳神之筆只在意外聽
觀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托了我我就說
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
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
這樣的這如今可要休兒博得妙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
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
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箇一個
的喚進來看視一時拜完了便又吩咐道這二
十箇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掌管人
來客牲到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箇也
分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

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
上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
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坊收管
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箇插陪這四個
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便叫他四箇插陪這
八個人單管監收祭禮這八箇人單管各處燈
油蠟燭紙剝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
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箇每日輪
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
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
棹椅古董起至于痰 擔帚一草一苗或丟或
壞就令守這處的人笑臉描陪來昇家的每日

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喫酒的打架辦嘴
的立刻來回我你要拘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
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
一行亂了只合那一行說詰素日跟我的隨身
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
機整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
點卯已正喫早飯凡有領牌回事者只在午初
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
上夜的文明倫是端理口氣好聽之至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
說不得借們大家辛苦這幾日事完你們家大
爺自然賞你們說單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
燭雞毛擔子筭筭等物一面又撤取傢伙棹圍

椅搭坐褥毡席疾金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
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
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技奔不似先時只
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
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
不比先前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
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獎次
日一聯獨獨了鳳姐見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
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
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裏煎了各色細粥
精做小蒸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
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

勤勞天天于外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備在
抱廈內起坐不與眾妯娌合羣便有堂客來往
也不迎會這日正五七正五日上邪應佛僧正
開方破獄傳燈照七叅閻君拘都鬼追請地蔵
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伸表朝三
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餞口祥水識又有十
三衆青年尼僧搭綉衣鞞紅鞋在靈前照誦接
引諸咒十分鞦韆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
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
及收拾完備更衣手喝了兩口奶子糖粳粥
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
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打了

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
寧府大門上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戩燈照如白
晝白茫茫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
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
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罩撮
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
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
材亦眼淚恰似斷線珍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
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
紙只聽得一棒鐘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
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下放聲大哭于
是裏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撲轂嚎哭

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
 媳婦獻茶漱口單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諸人
 自入抱廈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
 只有迎送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
 張惶愧懼鳳姐冷笑道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
 你你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纔不聽我的話那
 人道小的天天來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覺得早
 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這
 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的媳婦來了在
 前面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
 婦作什麼王興媳婦爬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
 忙進來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綢絡說着將箇帖

人頂條錯真妙

憤起波瀾備能忙中馮問又備用田單

凡鳳姐法詩備備用笑字是單法

兒逸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
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
千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
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
只見榮府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
領牌來的鳳姐命彩明要了帖子念過聽了共
四件鳳姐因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
美清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
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道你有什么事
張材家的忙取帖子見回說道就是方纔車轎圍
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
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四

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
那一箇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
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
又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
無且是仍與那修諸人說話神色
了後兒我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
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
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打二十大
板一面又擲下平府對牌出去說與來昇革他
一月銀米眾人聽了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
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
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
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兒再有悞的打四十

後日的六十有不怕打的只管快說着吩咐散
了罷意外眾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蔡
國寧國二處執事領牌文牌的人來往不絕那
把愧被打之人會羞去這纔知道鳳姐的利害
眾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守不在
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眾恐秦鐘受
了委曲因默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
秦鐘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俗們去了也
豈不煩膩寶玉道他怎好感我們不相干只管
跟我來說看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廈鳳姐終喫
飯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
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

那邊喫的寶玉道這這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原
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喫了來的一面歸
座鳳姐喫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箇媳婦來
領牌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日該
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
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
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
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又牌秦
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
弄一個支了銀子跪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
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俗們家沒人來領
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

奇稱試問誰是清人

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書多早晚纔念呢寶
玉道從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
收拾出書房來這也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
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
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
們作也得要東西去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
的寶玉聽說便捱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
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
乏的身上生疼還擱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
兒纔領了敝褙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
呢可不使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
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蕪州去的人昭兒來務得好了

顰九方可長居
榮府之文

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請安。鳳姐兒便問：「回來作什麼？」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說了，車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階門家住長了？」寶玉道：「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麼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當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

有延遲失候惹人笑話少不得奈到晚上回來
復命昭紀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
大毛衣服合平見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
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又細細吩咐昭紀在
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切心事耶二爺生氣時勸
他少喫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打此一折
你的腿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
又走了睡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過寧府
中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了車帶了
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奇靈所在又一一
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
以備接靈使用色空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

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處胡亂歇了一夜
次日早便進城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
鐵樞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
接靈人裡面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
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
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園
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
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
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
信稟叩父母並帶之物又有迎春染疾每日請
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難盡述
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

喫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寧府的人又
跟到榮府既回到寧府榮府的人又找到寧府
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
恐落人彀賤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
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讚者這日伴宿之夕
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
尤氏猶卧於內寢一應服羅教侍都是鳳姐一
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
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
怯官的種種之類都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燥
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內揮霍
指示任其所為寫秦氏之喪即鳳姐一人目若無人一
夜中燈明火彩客

送官迎那百枝轅剛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
已到一枝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
書

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奉國公冢
孫婦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值罷禁耐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柩
一應執事陳設皆依現趕着新做出來的一色
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擇喪駕靈
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
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
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

石名守家子
信曰

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
將軍馬尚修國公候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候
孝康繼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
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
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
靖候史鼎平原候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
城候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縉襄陽
候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候之孫五城
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
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
可枚數堂客算來亦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
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

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祭棚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祭棚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滸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府家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鐃張傘而來至棚

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
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银山一
做棧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者見連忙
回去報與賈珍賈政急命前面駐紮同賈赦賈
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滸在轎內欠
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益不妄自尊
大賈珍道天婦之喪累蒙駕下臨賡生輩何以
克當水滸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
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
來謝恩水滸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
卿玉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
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總說忙回去

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
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時常讚水溶是
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
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
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
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箇儀表人材不知
近看時又是怎樣下回便知

第十五回

寶玉謁北靜王辭對神色方露出本來面目
迥非在閨閣中之形景

北靜王問玉上字果驗否政老對以未曾試
過是隱却多少捕風捉影閒文

北靜王論聰明伶俐又年幼時為溺愛所累
亦大得病源之語

鳳姐中火馬紡線郵姑是寶玉開花野景一
得情趣

鳳姐另住明明係秦玉智能幽事却是為淨
虛攢營鳳姐大大一件事作引

秦智幽情忽馬寶秦事云不知算何賬目未

見真切不曾記得此係疑紫綦創是不落套
中且省却多少累贅筆墨昔安南國使有題
一丈紅句云五尺墻頭遮不得留將一半與
人看

詩云

王熙鳳弄權鐵檻

寺檻

秦鯨卿得趣饅頭

庵頭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帶着潔
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生龍白
蟒袍繫着碧玉紅鞵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
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
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

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掛珠銀帶面若春花又換此句如見其形如點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

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寶目在那里寶玉見

問連忙從衣內取了連典過去水溶細細看了

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

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口稱奇

道異一面理好絲繚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携手

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

言語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

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雖

鳳清於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忙陪笑道犬子

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積果如是言亦廢生

百願已
卷之五
二
青兒屏

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
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
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
曾陷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
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
蒙海上衆名士凡至却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
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
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
一串念珠卸了下來述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儉
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簪釵香
念珠一串權為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
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

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與水滸道逝者已登仙界
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
虛邀郡繫豈可越仙輻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
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滸
泊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滸回與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
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
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
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
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
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千百件忙事心不滿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
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官不着這些

小事惟恐有個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使命小廝
來喚他寶玉只得來到他的車前鳳姐笑道好
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別學
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偌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
好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
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
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躡下來扶車回說這里
有下處奶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
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
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使命歇歇再走衆小
廝聽了一帶轎馬窩出人羣往北飛走寶玉在
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着他

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跪來請他去打尖
秦鍾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
寶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
已也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
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
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邱姑庄婦見
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禮敬款段豈有
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
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來帶着小
廝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
寶玉一見了鐵鋤鐵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
凡骨梁子弟齊來着眼
內所使其名為何小廝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

石更吉

世道因未見之故也

色說明原委寶玉聽了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

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聰明人自是一喝即悟正為此也

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

寶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麼小廝們又告訴

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趣

只見一箇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髻頭跑了來

亂嚷別動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

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無見過這箇如用其聲見其形所以試他

一試那髻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箇站間了我

紡典你瞧秦鍾暗拉寶玉笑道此鄉大有意趣

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

說着只見那髻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

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髻頭快過來那髻頭
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寤！点情又伏下一段後文只見
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箇進去鳳姐洗了手換
衣服抖灰土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
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
扞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
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
了奉迎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
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無二髻頭一時上了車
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髻頭懷裏抱着他
小兄弟同着幾箇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
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作的少不得

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了大殯早有前面法鼓金鏡幢幡寶蓋鐵櫃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列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授飯的也有不喫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公候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箇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在到郊

四字有文章人生離聚亦未嘗不知此也

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首王夫人無法

只待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

寧榮二公當日營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

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

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如今後

麗過先帝不帝保亦足可嘆爭及好為送靈人口華伏一時之榮顯猶自不足乃生枝葉雖華

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

高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葉則稀余謂天下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

便住在這里了有那上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

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

為事畢晏退之真事負祖宗體貼于孫之心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

攤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不用說何處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嫌不方便因而早

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
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
他廟裏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混號離鐵檻
寺不遠前合詩云饅有千開鐵門限終須一個土
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

完莫過晚茶賈珍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
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眾人

伏一半

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庵來原來秦業年邁多
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鍾
便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
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
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
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

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
是這幾天都無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
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叫請幾位師傅念
三日血盆經忙的無空兒就無來請太太的
安不言老妮陪着鳳姐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
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
了秦鍾道理那個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
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箇人無有你接
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
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無有也不管你你只叫
住他到碗茶來我吃就去問手秦鍾笑道這又
奇了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何必要我說呢

寶玉道我叫他到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
到的是有情意的這作如是奇語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
來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
因常與寶玉秦鍾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
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
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今能兒見
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鍾笑說給
我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來
一語單肖如道真語死語已如解以不知作者從何着想
爭我難道手裡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吃著方要
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
請他兩箇去喫茶菓點他兩個那里喫這些東
西坐一坐仍出來頑笑鳳姐也畧坐片時使回

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
事皆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箇心服
常侍小婢老尼便起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
府里求太太洗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
事老尼道開口稱佛單有可學可說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
內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供從財一學上發生那時有個施主姓張
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供從財一學上發生那年都往我
廟里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
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
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
的公子的聘禮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
此說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

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備家

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賤辱罵說

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要打官司

告狀起來守備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不過張家權府戶之勢必是定定孔守備方不
從或有之時老尼只說與張家兒事改將此言進鋪以便退親受張家

之賄也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姑無兩端可知張家札缺此條作者巧筆老尼無
頭增之語莫說作者無頭增正是神處奇處筆之一入必列故

上活只得着人上京求尋門路見如何的是張家要與府戶爭呢賄氣偏要退定禮

我想如今長安卽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

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

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

張家連家孝敬也都情愿壞極極若與府戶爭了如何措張財不
能再得小人之志如此良民遭害如此

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五字是何用意管

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張

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作這
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
說只是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
張家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罕稀他的謝禮到
像府里連這點子手段也無有的一般鳳姐聽
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
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
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
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盡忙說有有
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蓬扯
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
的小厨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

阿鳳救人如此

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得出來
 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
 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照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
 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
 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
 跟前再添上些也不教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
 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安貼
 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
 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了也不顧勞乏
 史痴人攀談起來誰想秦鍾越黑無人來尋智能剛
 到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澆茶碗秦鍾
 跑來便接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這算什麼

呢再這麼我就叫喚了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
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
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了這個牢坑離了這些
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
近渴說着三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在
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挂不起又不
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
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
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啞的一聲掌不住笑
了二人聽聲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身抱怨
道這算什麼寶玉笑道你到不依僭們就叫喊
起來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

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
 的衆人知道你要怎麼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
 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笑眼
 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
 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
 固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擡
 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
 真切未曾言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
相矛盾却是意欲之
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妖又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
萬件細微之事俱倚石頭記真亦太覺死板矣故特用此三件隱事借石之末見真切談之
去越覺得空烟渺茫
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
 事寧可回去寶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戀著

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一想便有許多好處

想真好何罪九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

排可以指此再住一天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

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順了

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便

向寶玉道奉更添一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徃少不

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要走的了

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天明

日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使命悄悄

將昨日老尼姑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中

俱已明白急忙不細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

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

石類記 卷之五 十一 昔兒齊

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卽度使名喚雲光
欠欠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
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却說鳳姐等又
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
里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
里多少幽情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淚而別
鳳姐又至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致意不肯
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文再見

第十六回

勿見小女之死得情之正氣又為痴貪輩一針疾鳳姐惡跡多端莫大于此件者受贖婚以致人命賈府連日鬧熱非常寶玉無見無聞却是寶玉正文夾寫秦智數句下半回方不笑然

黛玉回方解寶玉為秦鍾之憂悶是天然之章法平兒借香菱答話是補菱姐近來着落趙姬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眾人從頭細細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

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
理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姬討情作
引下文蓉善來說事作收餘者隨筆兩筆畧
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開健處方見大
手筆行文之立意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億惜感今
極熱鬧極忙中寫秦鍾文逝可知除情字俱
非寶玉正文
大鬼小論勢利與衰罵儀指矣附勢之輩

詩

曰

賈元春才選鳳宮

秦鯨師歿黃泉

路

却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的定與秦鍾讀夜
書偏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
又與智能見偷期繼續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
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
出門為下之伏線只在家中養息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
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那鳳姐見
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
家果然叩守倫思氣吞聲的收了前聘之物誰
知那個張財主雖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
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親事他便一
條繩索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倫之子聞得金哥

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逆也投河而死只落
得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
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
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
姿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

一段收拾過門鳳心機肚量
真與兩村是對亂世之奸雄
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急使
天下痴心人同來一盤苦政可期共入于陷然自得之鄉矣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
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
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降旨嚇得賈赦賈政
等一千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
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監夏守忠
秉燭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

守忠也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
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
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
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
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
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
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
老爺命連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
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叩
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
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
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

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緊不能得知後來還是
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借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
宮尚書加封賢德她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
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
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
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於是都按品大粧起
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
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蔣
奉侍賈母大轎前往於是寧榮二處上下裡外
莫不欣然踴躍好筆仗好機和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壯言笑
鼎沸不絕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
我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

忽然接水月卷
似大脫魂及清至

後方知紫衣此

大疑有如最急

調進之際忽聞

忽然撞極處斷

真見其大力量

處却便于寫字

玉之文

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

作三五日的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

值帶病未愈受了苦打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

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

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

愁悶眼前多少文字不寫却從外人意見外撰出賈母等如何謝恩如

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

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昏現有如無毫

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越發歡了大奇至妙之文却用

何隱透多少緣字華整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寫到其死板搭搭碎碎

雜亂何不勝或說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者却多少開文却無無限嘆波且

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

到家寶玉聽了方畧有此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鍾死細問

原由方知賈兩村亦進京陸見昏由王子騰累
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
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
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
出月到家因剛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
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字餘
者也就不在意了

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來感為掩過京榮
二處許多細細開筆處：交代清楚方好起死回生

好看

易盼至明日午錯果然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
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
又致喜慶之詞

世界上亦如此不獨書中
瞬息現此便可省悟

寶玉心中品度黛玉

玉越發出落的越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
來忙着打掃卧室安插器具又將此紙筆等物

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鶻鎊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

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

只得收回暫且無話卷一照黛玉性情起性且說賈璉自回

家叅見過眾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

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補詞鳳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來

必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同舅老

爺嬌音如同情慈如見少年夫妻常事的權有之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

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畧預備

了一杯水酒揮塵不知可賜光諤領賈璉笑道

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而平見與眾丫環恭拜

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事又謝鳳姐操

石顯記 卷六 五 有見

此等文字作者蓋
力寫來致指公說
識阿鳳好前後
文句為泛、者過

持勞碌鳳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
淺口角又夯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捧掇我就
認做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
慈悲了況且又無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太
畧有些不自在就嚇得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
苦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到反說我圖受用
了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是揜着一把漢兒呢
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不知道
的替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
好纏的錯一點見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見
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觀虎借劔殺人
引風吹火點一岸見推倒油甌不扶都是全掛

阿鳳之事曉如
再小兒可惡之至

子的武藝況且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恁不得不
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死
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討
情只要請我帮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
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開了個馬仰人番更
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恁後悔呢你這
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
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
說着又用斷法方欺蓋此等
文斷不可無亦不可不多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
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
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
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個

用平兒口頭說
寫兩處的一項
實事並無一絲
痕跡而有作者
有多多機括

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借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問了齣越發出挑的嫖妓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由這如見其阿兄鳳姐道噯往藕杭走了一滴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二字華指女色也還是這麼眼腫肚飽的你愛愛他考讀是阿魯中不值什麼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又原稱呼香得神理是喫着碗裏望着鍋裏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出將香菱身分寫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兒不同溫柔安靜差不

多的王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

何嘗不是王子姑娘蓋卿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語方

知道阿鳳重不虛故此擺酒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與他

作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風的一般了

我到心裡可惜了的

一段細羅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奸猾幻妙之至

一語未了二

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

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

姨媽有什麼事巴巴的打發香菱來早見笑道

卿何嘗諫言的是補菱姐止文

那里來的香菱我借他暫擱個慌奶奶說說旺

兒嫂子越發連個承奠也沒了說着又走走至鳳

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屋不送

總是補遺

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

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特走了來回奶

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奶奶自然不

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

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我出來花呢聽見奶

奶有了這個梯已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

我趕着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

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一說平兒的見識作用不

下多後文補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

爺來了忽喇八的反打發個房裏人來了原來

你這蹄子尙鬼說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

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

性百忙中又點出大家現乾只陪着賈璉一待賈璉的乳母

所謂無不週詳無不貼切

趙媽媽走來賈璉與鳳姐忙讓他一同喫酒令

其上炕去趙嫵致意不肯平兒等早已炕沿下
設下一杌子又有一小脚踏趙嫵嫵在脚踏上
坐了賈璉向捧上抹面盆備俱與他放在杌上
自喫鳳姐又道媽媽很咬不動那箇到沒的紅
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
炖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喫你怎麼不取去趕
着叫他們轎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
來的惠泉酒趙嫵嫵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鐘
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

回今又寫此一回而道對
却無平相重一節合掌

我這會子跑來到了

宝玉之李嬪此處偶又寫一李
嬪侍犯不犯尤有梨香院一

有一件正緊事奶奶好記在心裡疼顧我些
罷我們的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

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
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
別人也不放屁，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
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
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着
人，所以到是來求奶奶，是正緊靠着我們爺，只
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
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你還有什麼
不知道？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
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
必人強你疼，願照看他們，誰敢說箇不字兒？沒
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

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裏
人都笑了趙媽媽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
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
賬事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
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求
的他總惹軟呢他在借們娘兒們跟前總是剛
硬呢趙媽媽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
了再喫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
沒的惹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起笑吃酒
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
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
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為省親

千真萬真是沒有一天

二字醒眼之極

却只如此寫來

趙媽同是文章
家進一步門庭
法則

鳳姐忙問道此字最要緊特于阿鳳口中出此字可知是問在要緊事上說矣省親的事竟準了

不成問得巧重可知是美之意外二字賈璉笑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分

準了如此改頓一筆更妙且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若亦是大篇文章初稿頓挫之至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

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子蘭詞中作此語並無意味同聲

趙媽媽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

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

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么

麼個原故大觀園一篇大文字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改用賈璉夫妻賈璉道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

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見女之性問各之問用：叔出親者已有大半後再用甚善二人重一經染便者却多少皆是一

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

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畧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

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以致拋離父母音容豈

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
想父母在家若只會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
因此成疾致病其致死皆由朕躬禁錮不能
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大傷天和之事故敬奏上
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
請候相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
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
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
不能恣懷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
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
以駐蹕閱防之處不防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
第庶可畧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

下誰不踴躍獻獻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
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標佈置又有吳貴妃的
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詣看地方去了這豈
不有八九分了趙嫵嫵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
這樣說借門家也要預借接借們大小姐了賈
璉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
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箇大世面了可恨
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
人原也不得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
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較闊我偏沒造
化赶上趙嫵嫵道啲的那可是千載希逢的
那時候我終記事兒借門賈府正在姑蘇揚州

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

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又說得好忙字妙上文說起來

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必未究細心看去則說說判味不知正傳神像

回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點出何鳳所有外國

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身玩善物

家的趙媽媽道即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

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

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親家王是大國建大命日

高的甄家愛鴨鴨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勿作注海口海船有

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

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

山寨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儼不得了鳳姐

三頁記 卷之六 上 寶兒

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
的只約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姨姨道
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
子住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是有那些錢本買這最要緊個
虛熱鬧不自知去詐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照
鳳姐喫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
喫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
東府里蓉蕩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總嗽了口平
兒捧着盃盞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
說鳳姐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
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
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的花園起轉至

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
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
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
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說道多謝大
爺費心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緊是這個
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
那更費事且到不成體統似回去說這樣很好
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
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
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蕃又近前回說下姑換割
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
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箇兒子還有單聘

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
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善打諢了打諢笑道
你能在這一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射利人微密心跡裡頭大有
藏掖的賈善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善在
身傍燈影下悄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
道你也太操心珍大哥哥了難道你父親比你還不會用
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
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喫過措肉也看見過措
鮑大爺派他去取來不過是個生靈紙兒難道認
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假
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豈不是我收回少不得
替他算算簿算因問這項銀子訪非一處的賈

審道纔也議到這裏此等媽呀令人酸鼻說竟不用從京裡

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

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

萬存着等置辦花燭線燈並各色簾櫺帳幔的

使費賈珠點頭道再不見說一天正走何且這

道一生難免既這樣我有兩箇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

去辦這箇便宜了你呢賈薈忙陪笑道正要和

嬌子討寫賈薈去處兩箇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子鳳姐便

問趙媽媽彼時趙媽媽已聽熟了話平兒忙攸

推他他終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標一個

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

說着他出去了賈薈忙趕出來又悄悄向鳳姐

說着便出去了賈薈忙趕出來又悄悄向鳳姐

道嬌子要帶什麼東西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
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擱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
的說着已經去了阿鳳教人處如此口怨又罵到別處真令人一寒這裡賈蓆也悄悄問賈璉要什
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叔叔賈璉笑道你別興
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這把戲我短了什麼
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
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
次賈璉害之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
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
宿無話次日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
學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
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首親殿宇一面

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全銀銅

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敬先令匠

役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

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已拆去

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遠小

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遠屬會芳園本

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

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費教住的乃是榮府舊

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

就前來如此西處又甚遠湊來一處省得許多

財力雖亦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

號山子野者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

古蹟記

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
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推鑿池起樓
整園種竹栽花一應點景之事又有山子野制
度下朝間暇不過各處看望翺望最要緊處合
賈赦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
莖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卽或有話
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
金銀器皿賈蕃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
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
不過是喧鬧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
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
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鍾之病一日重似一日

編于大熱鬧處寫
大不得意之文却無
絲毫神險且有許多
多令人嘆不
嘆不
嘆不
嘆不
大白翻我作者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各一如此又非此情純意功

也著實愁心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

先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

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

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說唬了一

跳忙問道我昨見纔嚇了他來了還明明白白

的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

是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

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

到那裏盡一盡同患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

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備急的

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

烟等跟隨來至秦鍾門首悄無一人遂峰擁至

石顯已
卷六
太
首見

妙這婿母兄弟是將來等分絕九家私財

內室唬的秦鍾的兩個遠房婿子並幾個弟兄

都藏之不表可知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

床易簪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

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挂扛

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

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認住近

前見秦鍾面如白臘寶玉叫道鯨兒寶玉來了

連叫三聲秦鍾不採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

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刺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

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捉索來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又

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父母還

借世俗愚昧愚痴設法言喝醒天下迷
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
那秦鍾冤魂那裡就肯去又
杜法之極令人發一大快余謂諸公莫嘆這語再題

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

更爲可嘆
更可痛楚

又記掛着智

能尚無下落

忽從死人心
中補出
活人原由更奇

因此百般求告鬼判與

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奈鍾道虧你
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
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
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膽怯顧意有許多
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鍾的魂魄忽聽見寶玉
來了四字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
我回去合這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眾鬼
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
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唏噓
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回了他去走

世人見宝玉而不動
心者為罕

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

運旺時盛的人來終罷

如聞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來現此雙
見二都判誰去來調侃世情因深然遊戲筆

是于此其可原例
古小字法其非其死

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

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震電雹原

來見不得寶玉

神鬼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間我

們是陰間怕他也無益于我們

都判道放屁俗

語說的好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陰陽本無二

理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放着點沒錯了的眾

鬼聽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

寶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麼不肯早來再遲一

步也不能見了寶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麼話

留下兩句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

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終知自誤以後還該立志
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
長逝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

鬼五

通靈玉蒙蔽過

真雙

詔說紅玉情思纏綿忽勝龐腫去見賈芸要拉
 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子絆了一跤唬醒過來
 方知是夢因此翻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
 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鬢頭來會他打掃屋子
 地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
 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
 便來掃地誰知寶玉昨晚見了紅玉也就留了
 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使用是寶玉心中想不是衆人恭職
 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不知好字是如何講甚在若好還罷了

何事行爲四字上着便如玉兒每情不清况有情者乎
若不好起來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中悶

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肯下來

隔著紗窗子向外面看的真切只見好幾個了頭

在那裏掃地都擦胭脂粉替花揀揀的獨不見

昨晚那一個寶玉便鞞了鞋恍出了房門只粧

著看花兒這裏瞧瞧那裏望望一抬頭只見西

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外似有一箇人在那裏

倚著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著看不真切

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透出者皆係此等筆
星也故問說者此非賜花人遠天涯近乎可如上几句非余妄擬也

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晚的那個髻頭在那

裏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著忽見

碧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

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來

襲人道你到林姑娘那裏去把他們的噴壺借

來使使我們的還沒有收拾了來呢紅玉答應

了便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

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匪

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的

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賣菜正坐在山子石上紅

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

館取了噴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着去

只說他文字到此頓發憤之甚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

眼必云眼淚過了一日原是反觀紅玉一列似一夏也如半日原來次日就是玉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裏原

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

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親貼法

必云眼淚過了一日

者是反觀紅玉一列似一夏也如半

文字到此頓發憤之甚

必云眼淚過了一日

所謂一筆兩用也

去自己也便不去了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

賈家四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

回且說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便命他來抄箇

金剛咒用金剛咒引五鬼法誦那賈環在王夫人炕上坐了命人

點上燈拿腔作勢的抄寫小人乍得意者齊來一玩一首叫彩雲到茶來

一時又叫玉玊兒來剪剪燈花一時又叫金玊

兒攬了燈影架了頭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

只有彩霞還和他合暗中之伏一風月之際的來到了一鐘茶遞與他

見王夫人和人說話兒便悄悄的向賈環說道

你安些分罷何若討這個厭呢賈環道我也知

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答不理

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

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纔是狗咬呂洞濱不

識好人心日月之精皆係彼此業障所牽雖云性悟性但從業障而來善中既才即世間固不少然荷女養村夫者猶多所謂業障牽魔

不在才配二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

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亦位堂

客在那裡戲文如何酒席好多等話說了不多

幾句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

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袍服

拉了靴子便余氏：先聲天出一頭滾在王夫人懷內王夫人便

用手慈母：慈母寫盡夫滿身滿臉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撒着王夫

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

喫多了酒臉上滾熱你還只是揀搓一會鬧上酒

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

石蘭兒 卷五 三

暖兒性，所為也
其大學規範矣，
可恨也

拿個枕頭來寶玉聽了便下來在王夫人身後
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
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
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
我一理兒呢彩霞奪了手道再鬧我就嚷了二
人正說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
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
氣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已伏的利刃算計只是不得下
手今兒相離甚近便要用爝燈裏的滾油燙他
一下因而故意粧作失手向寶玉臉上只一推
只聽寶玉噯啣了一聲滿屋人都唬一跳連忙
把地下的戩燈挪過來又將裏外屋拿了三四

盞肴時只見寶玉滿臉滿頭都是燂油王夫人
又急呵又氣呼一面命人來給寶玉擦洗一面又罵
費環鳳姐鳳姐上三步两步跑上炕去給寶玉收拾着
一面笑道老三還是這樣荒腳雞似的我說你
上不得高臺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道教道他
纔是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便不罵費環
便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不知道理下
流黑心種子來也不管管幾翻幾次我都不理
論你們到得了意了這不翻發上來了那趙姨娘
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
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費環又生了事受這場
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要替寶玉來收拾

只見寶玉左邊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幸而眼睛
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問怎麼
回答急的又把趙姨這是高樞案五九一回文字娘數落一頓然後又安慰
了寶玉一回又命取取毒消腫藥來敷上寶玉
道有些疼還不妨事兩定味是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
自己燙的罷了玉兄白是弟弟之心鳳姐笑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
罵人爲什麼禁處是相宜以勿起凡事不覺牛不小心看着叫你燙了橫豎有一
場氣生到明兒憑你怎麼說去罷王夫人命人
好生送了寶玉回房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
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門就覺得悶悶的
沒箇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
遍回來沒有這這方纔說回來偏生又燙了臉

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
左邊臉上滿滿的敷着一臉藥黛玉只當燙的

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瞧口寶玉見

他來了忙把臉遮着搥手不肯叫他知道他

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東西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紫華墨林黛玉

自己也知道有這件癖性寫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紫華墨

二人純用禮照玉夫知道寶玉的心內怕他嫌膩將二人一並真

之心玲瓏因笑道我瞧：燙了那里了有什麼遮着

藏着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來強揪着脖子瞧

了一瞧問疼的怎麼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

兩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悶口的回房去了

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承認

五頁已 卷之五 五

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

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了

一跳，問起原故，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一回又

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又口內啣了嘴

嚙的持誦了一回，就說道：「官保你好，這不過

是一省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菩薩那裏知

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

人家的子弟，只一生下來，暗中有許多促狹

鬼，跟着他，得空便撻他一下，搯一下，或喫飯時

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

的那大家子的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見

如此說便趕着問道這可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那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推客之災賈母道到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呢馬道婆道也不值什麼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使幾盞香油添在大海燈裏這海燈就是菩薩的現身法晝夜是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好做這件功德馬道婆聽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衆主們心願捨罷了像我們廟裡

點頭應付是董事
之大小非喜溢也日昇
香油四十八斤每月
油二百五十斤
合銀三百餘兩
萬一不見如何
是

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南安郡王太妃
有許賊妻先用大術排試之多愿心大一元是四十八觔油一斤燈草
那海燈也只比缸小些錦田候的誥命次一等
一天不過二十四斤再還有幾家也有五觔的
三觔的一斤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捨不起這
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聽了
點頭思付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
尊親長上點多捨些不妨像老祖宗如今為寶
玉若捨多了到不好運怕他禁不起到拆了福
也不當家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觔也就是了
賈母道既這樣你就一日五觔合準了每月來
打蔓閑了去馬道婆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慈悲

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道已後大凡寶玉
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
見僧道窳苦之人好施捨的說畢那馬道婆又
閑話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間安閑衽了一
回有各院各房接地方不覺定然一時來至趙姨
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叫
小舅頭到了茶來與他喫馬道婆因見炕上堆
着些零碎紬緞灣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
道是者有分是也可是我正沒有鞋面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
子不拘什麼顏色美一雙給我趙姨娘聽說嘆
口氣道你瞧上那裏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
成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
在那裏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那馬道婆見說

果真挑了兩塊袖起來趙姨娘問道可是前兒
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
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
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也將常
的上簡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
只放心將來熬的琛哥兒大了得箇一官半職
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聽了鼻
子裏笑了一聲道罷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箇
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那一個也不是有了
寶玉竟是得了個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的
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服
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又伸出倆指頭來馬道

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璋二奶奶麼趙姨娘唬的
忙搖手兒走到門前走心胆俱破掀簾子向外看曰無人方
進來向馬道婆悄悄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了提
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教他搬送了娘
家去我就不是個人馬道婆道我還用你說難
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里都不理論只憑
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难道
誰還敢氣把他怎麼樣馬道婆聽說鼻子裏一笑
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戲裏操必露之權趙媽已費湯中快殺直出明言可畏可怕違尊的話你們沒本事
也難怪明不敢怎麼樣暗裏也就算計了還等
到這時候趙姨娘聽這話有道理心裡暗裏的
歡喜便問道怎麼暗里算計我到有這心只是

阿你吃佛四字念五
此處可執手畫法字
日五可執手

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交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說這話打攏了一處他便又故意說道可彌陀佛你快休來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睜睜的看著人家來攙掖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還是怕我不謝你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了委屈還猶可若說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了法馬了就便是我看圖你的謝掃謝凡大小是如此說法可拍可長業你又有什麼東西能打動了我趙姨娘聽這話口氣鬆了些便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也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

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
要什麼不得馬道婆聽說做了頭半胸說道那
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
娘道這有何難如今我雖手裏沒什麼也零零
碎碎攢了幾兩梯已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
拿了去下刺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你
要什麼保人也有到那替我照數給你馬道婆
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所謂公庫狗黨大家解免官如何撒得說說着便
叫過一箇心腹婆子着來在身根低下着噦噦噓噓
說了幾句話那婆子着去了一時回來果然寫
了個五百兩的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模着走
到廚櫃裡將梯已拿了出來與馬道婆看看道

寶玉乃賤妾之奇名
見况阿鳳乎三姑六
婆之為害如此即賈
母之神明在所不免
其他只知吃齋念佛
之夫人太君豈能防
悔得來此作者一片
婆心不避嫌疑特
為寫出看官再四
着眼吾家先孫
慎之戒之

這個你先拿了去做香燭供奉使費可好不好
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有這妻作乾娘者未看此可也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
不顧青紅皂白出亦可怕可惡可警可長存戒之滿口裏應着伸手先去撥了銀
子如此現成更可怕推起來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里掏了半
箇掏出十幾箇紙鈔的青臉紅髮的鬼來並兩
箇做人遞與趙姨娘又悄口的道把他兩箇的
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
都板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裏
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正纔說完
只見王夫人的了環進來找道奶子可在這裏
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却說黛玉
因見寶玉近日瘦了臉總不出門到昔常在一

處說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二三篇書自覺無

味所謂詞倚馬驚吹抑深是也便倚着房門出了一回神信步出來看塔下新

進出的推笑不覺出了院門一望園中回顧無

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黛玉信步便往

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盥水都在迴廊上圍

着着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

入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

裡呢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一個林

黛玉笑道今日齊全到像誰下帖子請來的鳳

姐道前兒我打發人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

去了黛玉笑道可是我到忘了多謝多謝鳳姐

去了黛玉笑道可是我到忘了多謝多謝鳳姐

去了黛玉笑道可是我到忘了多謝多謝鳳姐

去了黛玉笑道可是我到忘了多謝多謝鳳姐

又道你嗜了可還好不好沒有說完寶玉硬道
論理可到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可也不知
別人嗜着怎麼樣味到輕只是顏色不大很好
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來的我嗜着也沒什麼
趣見還不如我每日喫的呢寶玉道我喫着好
起味厚之物耶寶玉道你果然吃着好把我這筒也拿了去罷
鳳姐道你真愛吃我那裏還有呢林黛玉道果
真的我就打發人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
叫人送來就是了我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
同打發人送來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這是
喫了他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我來了鳳姐笑
道到求你你到說這些閑話你既喫了我們家

二五事在賈府上下諸人却看書人批書人會指定一段好夫妻書中常每道是
的茶怎麼還不給我門家作媳婦衆人聽了都
一齊笑起來黛玉便紅了臉一聲兒也不言語

回過頭去了宮裁笑向寶釵道真口我們二端

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含羞笑道什麼詼諧

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惹罷了說着便啐了

一口鳳姐笑道你別做夢給我們家做了媳婦

你想想便指寶玉道你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

還是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是家私配不上

那一點玷辱了誰呢林黛玉便起身要走寶釵

便叫道釵兒急了還不自來坐着走了到沒意

思說着便站起來拉住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

兩個人進來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

他兩個獨鳳姐只和黛玉說笑正眼也不看他
寶釵方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內的鬢頭來
說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奶子們出去呢李宮裁
聽了忙叫着鳳姐等要走周趙兩箇也忙辭了
寶玉出去寶玉道我也不能去去你們好歹別
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妹你先站一站我合你
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黛玉笑道有人叫
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性裡一推和李執
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着黛玉的袖子只是噓
噓的笑心裏有話只是口里說不出來此時林
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起來了掙着要走
寶玉忽然噉啞了一聲說好頭疼林黛玉道該

不覺不知兩善何時忽然霹靂一聲傾盆大雨快如之何樂如之其令人

阿彌陀佛只是寶王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

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嘴裏亂嚷亂叫說起胡

話來了林黛玉並了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

賈母王夫人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

都一齊來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

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頭且見一殺由

一聲慟哭起來于是驚動眾人連賈赦邢夫人

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蟠並

家中一千家人上上下下裏裡外外眾媳婦

嫖等都來園內看視寫玉兒驚動若許多人忙忙止罵本名

主見只見鳳姐兒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

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馬用雞犬然輝

聖高麗非處家之帝也羅大問：始為先孫千年之景
故于此處必用羅大二字方是一發騰：大舍 衆人亦發慌了

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力量的膽壯的要娘

上去抱着奪下刀來擡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

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

裏去不下那裡別人荒張自不必講獨有薛

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媽被人擄倒又

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燥皮知道

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

忍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

裏當下眾人不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

送菜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什麼

玉皇閣的張真人種口喧騰不一也會百般的

玉皇閣的張真人種口喧騰不一也會百般的

寫寶釵等一筆妙
此到客劇不能以戲虐笑筆見却是寫情字萬不能禁止者又可知
寶釵之半神若仙子也
於中寫周真大
于眼大筆法
寫薛姨媽是愈畫化中之愈化且避正文之繁瑣好筆法寫得出
從何處見愈中又

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堪堪的日落王
子騰的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自己親來
照問寫外戚進止之管接着小史候家邢夫人兄弟輩並各親眷
都來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都
不見效他叔嫂二人越發糊塗不醒人事睡在
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時那
些婆娘媳婦了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
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費芸等
帶着小子們捱次輪班看守費母王夫人邢夫
人薛姨媽等寸地不離只圍着干哭此皆費赦
費政又恐哭壞了費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
口不安也都沒有主意費赦還是各處去尋僧

不... 四子寫... 政老矣

竟道賈政見都不靈效着實懊惱目阻賈救道

兒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

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當如此

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救也不理此話仍是百

般忙亂那裏見些效驗看三日光陰那鳳姐

和寶玉倘在床上一發連氣都將沒了和家人

口無不驚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

後世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

襲人這幾箇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食廢寢竟死

尋治趙姨娘賈環等心中歡喜起願到了第四

日早晨賈母等正圍着他兩個哭時只見寶玉

睜開眼說道娘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些

細不覺人死不休之謂也

收拾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話就如同摘去
心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
餘悲痛了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奇兒的
衣裳穿好讓他早些回去罷也免些苦只當捨
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裏也受罪不安
生這些話還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啞
沫罵道爛了舌根的混賬老婆誰叫你來多嘴
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受罪不安生怎
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
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是你
們調唆着逼他寫字念書

奇語所謂弱受者不明然天生
必有走一段文字的

把

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還不像箇避貓鼠兒

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
他你們遂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
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中越發難過便喝退
趙姨文是文娘自己上來委婉解勸一昔偏這頭不了一頭之又有人來回
說兩口棺材都作齊備了請老爺出去看看賈母
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道是誰做了棺材
一疊連殺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開的
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不聞得隱隱的木魚聲响
念了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又聽說道有那人
口不安家定顛倒或逢凶險或中邪祟不利者
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等聽見這些話那
裡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來賈政雖不自在

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又想如此深定何得聽

為能無聞

政老亦落口中

的如此真切心中亦是希罕便命人請了進來

眾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箇癩頭和尚與一個

瘦足道人

情因緣姐道因官上一絲不亂

只見那和尚是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臃臃更有滿頭瘡

看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

避俗法

長官不須多言因聞得尊府人口不利故特來

醫治賈政道到有兩箇人中那不知二位有何

百類記 卷之五 五 首見齊

符水那道笑道你象現放着希世奇珍如何到
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
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下
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笑道
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如今被穀
色貨利所迷石肯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說者
着眼方可讀石頭記故此不靈驗了

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
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頂上取下那玉來遞與
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
道青埂峯一別眼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
如此迅速塵緣滿目若似彈指

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
驚不忍性後再寫矣

羨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所謂起不
活聰明越忙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煅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嘆你今朝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綺擺晝夜因鴛鴦

三次寤寐儻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

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臥室上檻將他二人安

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外人冲犯

三十三天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

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還說讓他自己二人坐了吃

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

管使人去趕那裏有箇踪影少不得依言將他

方顯

卷五

去

看

通靈玉既糊和

尚二偈即刻靈

應批却前四若

於莊子反語錄

札碎稿子正所

謂物各有主也

嘆不得玉兒悲

且擬于文字

為依

二人就安在王夫人臥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

王夫人親自守着不許別箇人進來至晚間他

二人竟漸漸的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

等如得吳天因極之恩如何報得天養之物而喪親者了珍寶一徹旋熬了米湯來與他二人

喫了精神漸長邪祟少退一家子纔把心放下

來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

人等在夕間聽信聞得喫了米湯醒了人事別

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針對得病時即一聲幾阿彌陀佛寶釵

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笑眾人都不會意

惜春問道寶釵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

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

眾生這如今寶玉與二姐姐病又是燒香還愿

賜福消災今兒鏡好些又要費林姑娘的姻緣
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黛玉不覺紅了臉啐
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
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那些貧嘴惡舌的人學
一面說一面揮簾子出去了

總批

先寫紅玉敘行引接正文是不作開門見山
文字

燈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薩大光明普照菩薩

引五鬼魔法是一線貫成

通靈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見却又不靈過癩

和尚瘦道人一魚方靈應矣寫利敬之害
如此

此回卒意是為蔡三姑六婆進門之害難以
防範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鱗

蕭湘館春困發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頭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的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的手帕子到像是自己從前吊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却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

金瓶正文却走為正文作引

不定之際忽听窗外問道：「在屋裡沒有紅

玉聞听，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小

丫頭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你進來罷。」佳蕙

听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

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

葉花大姐也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口裡給

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

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

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紅

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這一

程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

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紅

睡，言其任正
之病與黛玉相
同皆係情字上
害出來的

玉道那里的話好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
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
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
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調長去見又懶吃懶
喝的終久怎麼樣此句今人親宜理在無可奈何上來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
死了到干淨在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
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裡的事在蕙點頭想了
一會道可也怨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
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服侍的
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
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美年
紀小上不去不得我也不怨像你怎麼也不美

此處是說不似衆人

乃其整人是其世

日愛其是為世

依線年性機事世

道

小黃子謂亦曾

道了病言凡言皆極

玉得也

借住甚苦中福也

世五十年有法三言

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個分
 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叱他呢
 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
 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美在上等
 里去伏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到捧着他去你
 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
 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
 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
 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
 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
 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日賈玉
 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到

紅玉一腔委曲思
情係身在怡紅
不能遂志若官
勿錯認為笑見
害相思也
歎神痴紅玉高
雪一大回文字
惜速失無稿

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紅玉听了
冷笑了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
丫頭子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
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
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底是誰
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煎下饅頭等着你拍
冷不成了不成那小了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
大姐又是合式的抬起脚來咕咚咕咚活現之文又跑了紅玉便
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
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見一支新筆放在
那裡了怎麼一時想不起来一面說一面出神
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見晚上鶯兒拿了去

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
姐還等着我替他招箱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
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見我不叫你取
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
已便出房來出了紅怡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
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媽奇文真令人不得私閱從那
邊走來紅玉立柱問道李媽你老人家那去
了怎打這裡來李媽：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
說好的又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芸哥兒
奇文神文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
更不詳房裡聽見可又是走遠心語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
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李媽：道妙的是老話可怎麼樣呢

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牙就回不進來

總是是私心李嬷嬷道他又不知為什麼不進來

紅玉道既是來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

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提是私心語要重問又不

李李嬷嬷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

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

他來就完了說着拉着拐一送去了紅玉聽說

他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然是不言神情一時只見一

個小丫頭子跑來見紅玉站在那裏便問道林

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丫

頭子墜兒墜兒者寶兒也人生天地間已是紅玉道那去墜兒

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已經跑了這裡紅

石頭記 卷六 四

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
芸來了

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
定不走亦定走到文字死板亦且殺傷通靈非罵女兒之筆也

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

只裝作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

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

看官至此酒掩卷細想上三十四中
篇三句：點紅字處可無此處想如何

一扭身往蘆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

着墜兒遠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

了然後方領賈芸進來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畧

略的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

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

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

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個匾額四個大字題

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可知

原來匾上是恁樣四個字傷哉綠眼使紅正想着只听是文若傳能亦情

裡面隔着紗窗子笑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

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的是寶玉的聲音連忙

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燭灼

却着不見寶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

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墩大的十

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里坐賈芸

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

厨只見一張小小瑣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

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這是尋常穿著做作樣式者果靴着鞋倚在床上

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堆着笑立

真者書在隔紗窗子說指時已放下了玉兒若見此此必云老實地處不放鬆

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

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日見了

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

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無福偏偏又

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

道太好了我到聽見說你辛苦了不嫌不理這合字樣好幾天賈芸

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

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頭端了茶來與

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着話眼睛却溜瞅那

丫頭細條身材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襖子青緞

背心白綾細褶裙不是別人却是襲人那賈芸

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却把那

可嘆可嘆
人故心此神于接茶時起方不笑然
許寫不發正眼今又如此馬是用茶半有心

水許文法用的恰當是

中

有名人口認記了一半一路趕是實云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亂他也知道襲

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端了茶來

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

麼替我到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里又不是客

讓我自己到罷了提寫實云卑賤一絲不亂寶玉道你只管坐着

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

叔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

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

話妹極是極况寶玉又有何緊可說的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

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繚緞誰家酒席豐

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有異物幾個誰家白北靜王公侯爵馬諸大

家包括各美富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

石頭記 卷三六 六

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子新入港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在寶叔房內幾年了一個多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一椿椿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听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們大工夫管這些

事今見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還謝
我呢總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
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着了給我罷我看他
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
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內的人失落的
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見聽見
紅玉問瑩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甚喜幸又
見瑩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
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瑩兒笑道我給是給
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瑩兒滿
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我紅
玉不在話下

至此一頓狡猾之甚原非書中
正文之人寫來門色耳

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
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
麼又要睡覺問的狠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
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
人笑道不吝的妙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
寶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膩口煩口的襲人道
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蕨蕨越發心裡煩
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恍出了房門在
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見出至院外順着沁芳
溪看了一回金魚亦不鮮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
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
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進了下來一見

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在家裡呢
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的

射他作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着作

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才裁了那

時終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迤來至一個院門

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與後文落葉蕭蕭寒舉目望

門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蘆湘館三字寶玉信

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

得寫得此高得出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

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听未曾看見先听得

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用情忘情神化之文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

玉听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

玉听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

有種理真：處出

在牀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麼每日

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進來了林黛

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

向裡粧睡着了寶玉一轉走上來要掀他的身子

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

妹：睡覺呢等醒一睡不醒且避苦子吃藥之文再請來剛說着黛玉便翻

身向外坐起來奴性可知代玉是怕寶玉去也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

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

着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

面却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招手整理鬢髮

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代

玉見他星眼微闔香腮代各云來看眉目代說代者不覺神魂早蕩一

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終說什麼黛玉道我
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櫃子呢我都聽見
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
把你們的好茶到碗我吃紫鵲道那里是好的
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
給我盥水去罷紫鵲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到了
茶來盥水去說着到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
頭若共你多情真正無意忘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
林黛玉登時摺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
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
興的外頭听了村話來也說給我听看了混賬
書也來拿我取笑現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

而哭着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
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
別告訴去我再要敢我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
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
老爺叫你呢寶玉听了不覺的打了個焦雷一
不止玉見一驚即阿翠亦不免一唬作者只顧寫來妝格二玉之文意
般也顧得別的小意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
却翠兒也想像作者亦似寶玉道西廂之句忘情而出也
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便問道是作什麼焙
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
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
裡還自孤疑只听墙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
如此戲弄非戲兒無人欲釋二玉非此戲弄不能立解勿得注焉
看時見是薛蟠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要
不知作者胸中有許多丘壑
不說
姨父叫你你那裡出來的這庄快焙茗也笑着

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
出來薛蟠連忙打躬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
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
好笑因說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
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
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
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
玉道噯：越發該死了又向培茗道反叛爺的
還跪著作什麼培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
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
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
尋了來的這店租這店長粉脫的鮮藕這店大

的大西瓜這瓜長的一尾新鮮的鱈魚這瓜大
的一個進羅國進貢的靈柩香燻的暹豬你說
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
唯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
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
些去此語令人哭不得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此語令人哭不得恐怕折福此語令人哭不得左思
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
可巧唱曲見的一個小子又纏來了我同你樂
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唐
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見的都在
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
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話猶未了衆小廝

七手八腳擺了半天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
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到先饒了
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
有什麼可送的誰說得出色道者方說得出美若論銀錢喫穿等類的東西究
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
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題畫兒我想起來了昨
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
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庚
黃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听說心下猜疑
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
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
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薛

閨事明筆寫
不學之故誇

端道怎麼着不真實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別
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
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
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端自覺沒意
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厮來回
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
馮紫英來了薛端等一齊都叫快請話猶未了
一入英氣如在故上將為全副潤色也
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衆人忙起席讓
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
罷寶玉薛端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
健紫英答道家父到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
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端見他面上有些

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
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
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泄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
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教兎虎摘一翅膀竇
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
見也就回來了竇玉道怪道前見初三四見我
在去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
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在伯也去了紫英道可
不是家父去我無法見去罷了難到我鬧瘋了
借們幾個人喫酒听唱不樂尋那個苦拙去這
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眾人見他喫完
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听

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禮我該陪飲幾杯纔是
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
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
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
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
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
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
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
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
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束請你們去
細談一談二則還有所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
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

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預馮紫英道多
者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
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收拾得好回方散寶玉回至園
中襲人正記掛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
見寶玉醉醺醺的回來問其原故寶玉一一
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
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個信見寶玉道我何
嘗不要送信見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
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
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
們了寶釵搖頭笑道非見哥哥到特特的請我
喫我不喫他叫他留着送人請人罷我知道我

此月名屋

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了奴到了茶來

喫茶說閑話見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所見

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

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同

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院

內去了自己便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

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

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住

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閉着黛玉

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辨了嘴沒好

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把寶釵如此罵法正把氣移在寶釵身

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跪了來坐着叫

甄卿夫美倫博

使我因此心不

待真向不姓無

物去及不復能

代去名得不長

非

此世大仙此文明

寫實似在字正院

中石理又法却時

下了天法三尸心

一推不用教人進

此正似玉臨心玉

算座笑字似否

係此英西國

我們三更半夜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門晴

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

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

們彼此頑要攢了恐怕院內的了頭沒听真是

他的聲音只當是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門

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

听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

的。我代准門人進來

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闖起氣來自己又回

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

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

稀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

古頌記 卷之六 十四 昔見

唐性極得寸寸
是寸寸園海

下泪珠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
只○听○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听○了○一○啣○竟○是○寶
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右
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越○我○告
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
打听就恁我到這步田地你今見不叫我進來
难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想越傷感也不願蒼
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
戚戚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東絕代姿容具
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哭即附近柳枝花朵上的
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成楞：飛起遠避不思
再听真是花魂點：無情緒鳥夢痴：何處驚

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親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吱一聲院門開處

不知是那一個來且看下回

每閱此本掩卷者十有八九不忍下閱者竟想作者此時泪下如豆矣

此回乃顰兒正文故借小紅許多曲折瑣瑣

之筆作引

怡紅院見賈芸寶玉心内似有如無賈芸服

中應接不暇

鳳尾森、龍吟細、八字一縷幽香從碧紗

窓中暗、透出又細、的長嘆一聲等句

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仙音妙音俱

純化工夫之筆

二玉這文字作者亦在無意上寫來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也

收拾二玉文字寫釐無非哭玉再哭慟哭玉只以陪事小心軟求慢慙二人一笑而止且書內若此亦多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險語結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將現事拋却各懷以驚心意再作下文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蕊四樣俠文皆得傳真寫照之筆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嘆：

晴雯遷起係常事耳寫于釵釵二卿身上與

賜聚人打平兒之文令人于何處設想着
筆

黛玉望怡紅之泣是每日家情思睡昏，上
來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蝶

埋香塚飛燕泣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响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他到不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闌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便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雲雁素日知道他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便常常的就自淚自乾先特還解勸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

不更言
補蕭相館常文也

竟常常的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理論
了所以没人去理由他去問空只管睡覺去了
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盃美人秘訣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
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木是耕檀泥是金沙方可直坐到三更多天方
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
原來這日未將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
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饑花神言芒
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
餞行然閨中更與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
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或用花瓣柳枝編
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杆旌旌幢的都
用彩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上了

數句大意園景俗語看視一回在園人俱得開尋樂上君

這些事物滿園中綉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又兼此時只有元春一人得耳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

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執鳳姐等並

巧姐大姐香菱與眾丫頭們都在園內頑耍獨

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

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

着我去開了他來說着便丟下眾人一直的往

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

也來了見寶釵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

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我去罷我叫林姑娘

去就來說着便往瀟湘館來忽見寶玉進去了

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合黛玉是從

五類記 卷完 二 看罷

小一處長大他二人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

笑喜怒無常况且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

此刻自己也進去一則寶玉不便前黛玉嫌疑

到是回来的妙想畢抽身要尋別的姊妹去忽

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的

迎風翻蹀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要遂

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

隻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渡柳將欲過

河到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的

滴翠渾香汗淋漓嬌喘細細也無心撲了剛欲

回來只聽亭子裏面喊曰啞曰有人說話原來

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由橋蓋在池中週圍都

是刁鑽陽子糊着鐵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
站往往裏聽只聽說道你焦口這手帕子果然
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
去又有一人道可不是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
說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
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聽說道我
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
拿什麼謝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箇爺們家
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給
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况且
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給你
呢半晌又聽答道也罷拿我這箇給他就算謝

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箇誓來又聽道
我要告訴一箇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
又聽說道啻啻借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
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
有人見借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
若走到跟前借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在
外面聽見這話四字寫實心中喫驚四字想道怪道從古至今
那些奸淫狗盜之人心机都不错這一開了見
我在這裏他們豈不燥了况總說話的語音兒
大似寶玉房裏的紅兒他素習眼空心大最是
箇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
兒一昔人急遭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

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
要使個金蟬退敵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
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笑着叫道釵兒
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
亭子裏的紅玉墜兒剛一推憲只見寶釵如此
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啼怔了寶釵反向他二
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
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邊看着他在
這裏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
沒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遠就不見
了必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
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裏說道一定又是在那

山子洞裏去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
真美髮兒輕便如此即余至此亦要發笑
面走心裡又好笑這件事莫過去了不知他
二人是怎麼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
寶釵身說
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陸兒道了不得了林
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陸兒聽說也
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二句係代玉身可怎麼樣呢陸兒道
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紅
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到罷了林姑娘嘴裏
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
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
待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
他們頑笑只見鳳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

紅玉連忙棄了眾人跑至鳳姐前笑問奶奶使
喚作什麼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淨
俏麗說話知趣因說道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
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使喚個人出去可
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道
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不齊全
快括志量自如能應何鳳使合意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罷了鳳姐笑道你
是誰房裡的我使出去他回來我你好替你
答應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
道嗔怪道四字是寶二爺房裡的怪道打諒生約干淨俏也罷了
你到我家告訴你平姐紅玉現于紙上矣外頭屋裏棹子上汝
罌盤子架見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

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飛材家的來要當面稱
給他贖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屋裏床上有個
小荷包拿了來給我紅玉听了做身去了回來
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送山洞
裏出來站着繫裙子便上來問道姐儿不知道
二奶儿往那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聽了又
往四下裡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
紅玉便走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看見二奶奶
沒有探春道往大奶儿院裡找去紅玉聽了總
往稻香村裏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紫綉麝
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裏了晴雯一見了
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花兒也不澆雀兒也

不喂茶罐子也不籠就在外頭在紅玉道昨兒
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再澆罷我喂
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癩癩呢一人問棋是不用意
紅玉道今兒不是我籠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
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在
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非小紅荷羅孫同香是出來的我罷了沒有二奶
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
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
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
在眼裏不知說了一句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呢就把他與的這樣這一遭兒半遭兒
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的

從今見出了這圈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
終算得一面說着走了這裏紅玉聽說也不便
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
見鳳姐在那裏說話兒呢紅玉便上來回道平
姐姐說奶奶剛皮代不在屋深下了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
終聚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
說着將荷包遞了上來又道平姐姐叫回奶奶
說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
平姐可知前紅上云就把那接奶奶的主意是教他打發他去就把這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
了鳳姐笑道他何處有是問按能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
玉道平姐何處有是問按能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
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會請奶奶

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
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奶
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
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
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
路給外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執紅玉今日笑道
愛紅玉的紅玉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
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
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到難為你
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蚊子
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人之外
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

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着腔哼哼咬咬的
急的我冒火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
問着他必定癢蚊子哼哼難道就是美人了說
了我遭纔好些了李官裁笑道都像你破落戶
纔好鳳姐又道這紅玉個了頭就紅玉好方纔說話雖不
多聽那口氣就紅玉斷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
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再調理調理
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嘴一笑鳳姐道你怎
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
了你別做春夢呢你打听打聽這些人都比你
大的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紅玉笑道
我不是笑這箇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

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
誰是你媽李宮裁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就是
林之孝之李家之孝而精女鳳姐聽了十分覺意因笑問道哦
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
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
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雙用得是阿鳳天聲地啞四角那裡承
望養出這麼箇伶俐了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
道十七了真不知名可笑又問名子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爲
重了寶二爺如今叫紅兒了鳳姐聽了將眉一
皺把頭一回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宜似的你
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跟我還和他
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道這府裏誰是

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
答應他做不挑到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
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執笑道你可是又多心
了他進來在先你說話在後怎麼怨得他媽呢
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要在要
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經是連寫紅玉十分心事不願意
紅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不敢說只是跟着
奶奶我們也學些眉很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
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
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
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在園中作錢花會恐人
起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錢花會恐人

突他飛翹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
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明知無是事不得不作閑說口昨現可告我不曾

叫我懸了一夜心言提在歇言不言唯禁之意了却情之止文也林黛玉便回頭不見黛玉河紫鵲道把

屢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屨子看那大燕子回來

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

上一面說一面仍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

作是昨日畢竟不措中物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

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

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

疑看起這甯光景來不像昨日的事但只昨日

我回來的晚了又沒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

去處一面想一面走又猶不得從後面追了來

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倦，鵲見黛玉來了，
三個橫雲全點站着說話，見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
笑道：寶哥口身上好整口三天沒見了寶玉笑。
道：妹口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
呢。探春道：哥哥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
說，便跟了他來到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
這幾天老爺可叫你沒有寶玉道沒有叫探春
道：昨兒非我非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
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豈沒叫的探春又笑
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
去明兒租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書籍卷冊，輕
巧頑意兒，給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城

外大廊小廟的粧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在
不過是金玉銅器沒處得的古董再就是綉履
喫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冷像你上回買的
那柳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樞的香盒子
膠泥燥的風爐兒這就好把我喜歡的什麼似
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捨了去
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五百
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
知道什麼你揀那是論物是論人扑而不俗有官着服真而不作者這些
東西你多口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
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
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那一回我穿着

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听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因而我回來告訴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得正緊訂定如此寫好兄弟鞋搭拉被搭拉的沒人看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到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一屋子怎麼報怨這些話給誰听呢我不過悶着沒有事做一變半鏡的愛給那箇

奇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
氣實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
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把頭一
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有的不
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
管認得老爺太太兩箇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
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合誰好什麼
偏的廣的我也不知道用一步妙道理論他我不該說他但
他特管憤的不像了還有笑話見呢就是上回
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
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
知後來哥頭們出去了他就報怨起我來說我

措了錢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了我聽
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屋裡
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兒了來罷
顯見的是哥兒妹兒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已去
我們听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
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作書人詞你耶便知他是
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越性遲兩日等他的
氣嘆一嘆再去也罷了因攸頭看見許多鳳仙
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上落了一地因嘆道這
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了收拾得我送了
去明兒再問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怕人說外
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

周生面立新場是書多
夫惟此回處生更新聲
兒斷無是在外非石兒斷無
是情取唯為了作者了說
留數字以慰之

把那花斃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柳穿花一直奔
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猶未轉過山
坡口聽山坡那處有嗚咽之聲一行散落着哭
的好不傷感寶玉心中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
的髻頭受了委屈跑到這箇地方來哭一面想
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詩詞歌賦如此章法寫于
書上者乎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紫飄春樹 落絮輕沾撲綉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愛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業已壘成

採問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誰可啄

却道人去空巢也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死葬花人

獨倚花鋤淚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為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腸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

何有香垆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坯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奴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有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賢玉旣了不覺癡倒要知端底再看下回

余讀葬花吟至再至三四甚凄楚感概令人身出而忘筆筆再四不能下批
有客曰先生身非寶玉何能下筆即字一雙因批詞通和料唯逐擊兒之
意僕者玉兒之後文再批噫嘻阻余者想亦石頭記末的故停筆以待

饒花辰不論典與不典只取其韻致生趣耳
池邊戲綵偶而適興亭外急智脫殼明寫寶
釵非拘拘然一迂妻夫子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理沒其人久矣無
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後有寶玉大得力
處此于千里外伏線也

石頭記用裁法岔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
遠法將繁改儉法重作輕抹法虛稿實應
法種七諸法總在人意料之外且不見一
絲牽強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七也
不因見落花寶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
香塚又如何寫葬花吟

埋香塚
葬花乃諸艷
歸源
葵花吟又係諸艷
一偶也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 薛寶釵羞籠紅麝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

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饑花之期正

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

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

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

是黛玉之聲先不過是點頭感嘆聽到儂今葬

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花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

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

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

不言諫的諫字詞藻
二聯只起景想情等
想理及復遠來德傷
感愧乃玉凡玉天世真
聲兒不知已則實無
再有若昨世余化英
花吟之客嬌是玉凡
之化身無幾余幾
點香成戲之今東喜

百類也
卷六
一
香兒香

一大篇葵花吟却
如此收拾甚好机
鬼筆伏令人為得
不呼絕稱奇

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
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
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
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
不知當屬誰姓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
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
所知誰大善知識說不出這句話來迷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二句作祥話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黛玉正
自悲傷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
都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想
着抬頭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首見便道啐我
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着短命

情不忍道出的字來

二字上又把口掩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

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

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

來下折得好聲不寫開門見山文字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

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

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摺開手

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

說一句話從今摺開手這話裡有文章少不得

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

說了這何聲你听不听黛玉听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

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听見這

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度樣今日怎度

情不忍道出的字來

不豈言

樣寶玉以下乃答言非一句話也美道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我何樂之也着頭

笑憑我心愛的姑娘王元青僕不著不得不自切之苦心留事要就拿去我愛奕的新方可明心以白合聽見

姑娘也愛奕連忙干干淨淨收着等姑娘喫一

棹子喫飯一床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

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的到我心裡想着姊

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

總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

把我放在眼裡到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用此人備看官也稱聲兒也心也鳳

姐姐的放在心坎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阿律在此教句已一節應以說開四日

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

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

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

心委的我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林
黛玉耳內听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
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玉兒曰非容易有的來低頭不語寶玉
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
好了但只憑着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
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導我戒
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
知你越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
知怎麼樣終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
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還得你伸明了緣
故我總得托生呢黛玉听了這話不覺拚情本來自日也非晚
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

昨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了頭開門寶玉叱
意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
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死吓活的也不忌諱你
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
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
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想必是你了頭懶
怠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
個原故等我問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
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
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見得罪了我的事小
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
豈不大了至此半全無矣說着抿着嘴笑寶玉听了又是咬牙

收拾得干淨

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丫頭來請喫飯遂都
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
娘你喫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
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喫王大夫的藥呢寶
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
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喫兩濟煎藥引下疎散
了風寒還是喫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
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
那些丸藥不過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
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
就是養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意只記得
有箇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意拱手笑道送來也沒

石頭記

卷六

四

石頭記

听見有個什麼金剛丸留玉因代玉事完一心無掛碍想不知不覺若有了金剛丸也自然

有菩薩散了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笑道

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道是這個名兒如今

我也糊塗了是語若釋金切待可用之語合符表輝像我寶玉道太太到不

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

欠你老子槌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此語耳不假不為這

箇槌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了這箇名兒明日

就叫人買些來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

太太給參三百六十兩銀子我給妹妹配一料

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

麼藥就這麼貴寶玉道真的呢家這方子比別

箇不同這個藥名兒也古怪一嘗也說不清只

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獲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十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美爲奇只在群藥裏其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嚇人一跳前兒薛文奇求了我有一二二年我纔給了他這箇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乙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道豈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還是寶了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所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說着一回身只見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抵着嘴笑用手指在臉上畫着

羞他鳳姐因在裏間屋裡看着人放棹子听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到是有的上月薛大哥哥親自和我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是配藥他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听他說不然我就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你尋他說妹若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插下來過復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没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大紅庫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裏呢鳳姐

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
緊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墳裡的有那古
昔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裹纔好如今那
裹爲這箇去偷墳掘墓所以只要活人帶過的
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隨念阿彌陀佛不當家花
花的就是墳裹有這個人家死了幾百年如今
作者亦爲國疏了看此數句則知矣翻尸盜骨的作了業也不靈寶玉向黛玉說道
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
成臉望着黛玉說却拿眼睛飄着寶釵黛玉使
拉王夫人道舅母所聽寶姐也不替他圓說他
直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服你妹妹
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原故寶姐也不在家裡

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就不知道何况如今在
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終在
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託着只見賈母房
裏的了頭我寶玉黛玉吃飯林黛玉也不見寶
玉走便起身拉了那了頭就走那了頭說等着
寶玉一塊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借們走我
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
太太喫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紫
吃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喫齋說着便叫那了
頭去罷自先跑到炕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道
你們只管吃你們的去由他罷寶釵因笑道你
正紫去罷吃不喫陪着林妹妹走一盞他心裏

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
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墨二則
也記墨着黛玉忙今日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
笑道二哥哥你成日今日忙家忙些什麼喫飯喫茶也
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膳
林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擗些什麼寶玉吃
了茶便出來直往西院走可巧走到鳳姐院前
只見鳳姐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小
子們柳花盒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正好
進來替我寫幾箇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
房裏命人取過筆硯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
十足蟒緞四十足上用紗各色一百足金項圈

四個寶王道這笑什麼又不是眼又不是禮物
怎麼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
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取起來
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道你依不依你屋裏
有個丫頭叫紅玉我合你說說要叫了來使喚
也罷沒說今兒見你總想起來寶王道我屋裏的
人也多的狠紅玉接玉到茶自飲卷內竟至回廊下不見此且喜誰只道叫了來何必問
人如此寫來可知玉兄徐舉外但此行雲流水又了却指紅一節子室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
王道只會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
還有句話說寶王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
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已經都吃完了飯
賈母因問他跟着你母親吃什麼好的了寶玉

連重二次前言
是響寶氣味
暗合語作有小
人過言也

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到多喫了一碗飯因問
林妹妹在那裏呢賈母道裡頭屋裏呢寶玉進
來只見地下一個了頭吹熨斗炕上二個了頭
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
走進來笑道噫這是作什麼呢總吃了飯這麼
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
他的有一個了頭道這塊袖子角兒還不好呢
再熨他一熨黛玉把剪子一擺說道理他呢過
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听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
探春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會話寶釵也進來
問林妹妹作什麼呢見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
能幹了連裁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撒說

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箇笑話兒纔剛為
那個藥我說了箇不知道寶玉心裏不受用了
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又向
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
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纔來了說着
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
吃了你說着又栽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
說道你也去粧口再栽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
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栽的黛玉見問了頭們
便說道憑他誰叫栽不啻二爺的事寶玉聽了
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說外頭有人請你呢
寶玉聽說忙徹身出來黛玉向紅玉不美說道問彌陀

佛何苦來奈不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到外頭

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听了知道是

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來

焙茗此門請出玉兄來故信步反在書房又人弄筆虛點一直到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箇老婆

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

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媽

的毯到好寶二爺如今在園子裏與友同呼人對看往著跟他的

人都在園子裡你又跑了這裏來帶信兒焙茗

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著一逕往東

邊二門上未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

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慘

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

石頂卷六九看見香

考其書事則不成
石顯說文字共作
者得三昧在該批
書人得書中三
昧亦在哉

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雙壽
四個小廝一途來到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
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以
候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蔣玉
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
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
畫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
們令姪表弟兄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
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
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
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
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

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現的手笑道你
把那梯已新樣兒的曲子唱箇我所我吃一罇
如何雲現所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望着

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

幽期私訂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

拿住了三曹對按我也無回話此唱一曲為直刺寶玉

唱畢笑道你喝一罇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

值一罇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

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吃一大海發一新令有

不違者連罰十大海誰曾經過嘆：西堂故事席外與人斟酒馮紫

英蔣玉蕙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

石蘭花
卷之
十
看且看

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
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的原故說完了飲
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的曲子酒底要
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
語薛蟠未等說美人集語先站起來攔住道我不來別
笑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便站起來推他坐
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難道連
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
過罰上幾杯酒那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
到喝十大杯下去俗人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
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可治只得坐下聽寶玉先
說寶玉便道

女兒悲 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 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 對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 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道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都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捋他一把笑道你悄儿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纔是該罰呢於是拿琵琶听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

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

了新愁與舊愁 嗷不下玉釵金尊噎滿喉

石頭記 卷之六 十一

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恰便是遮不住的青

山隱隱流不住的綠水悠悠

唱兒大家齊敲唱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
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兒了令下該馮紫英聽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紫英口中應當如是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箇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

古恠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

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

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

兒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

將來終身指靠誰

道着了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呢你怕什麼眾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

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眾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

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身性再不許多
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 情郎不捨還家裏

女兒樂 住了蕭管弄絃索

說完了又唱道

豈愁開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裏鑽 鑽

了半日不得進去 爬到花上打鞦韆 向

見小心肝 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雙閃妙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該薛

蟠蟠道我可要說了

女兒悲

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碼紫英笑道悲什麼

快說來薛蟠登骨急的眼睛鈴鐺一般瞪了半日總說道

女兒悲

又咳受道此意者大都不止欲見一人嗽了兩聲說道

女兒悲 嫁了個男是烏龜

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他怎麼不傷心呢眾人笑的灣腰說道你說的狠是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瞪眼說道

女兒愁

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眾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女兒愁 繡房擡出個大馬猴

此段與金瓶內西門慶應伯爵在李桂姐家飲酒一回對看亦如我輩生動活潑

衆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
恕說着便要斟酒賢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
令官都準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
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
道胡說當真的我就沒好的了听我說罷

女兒喜 洞房花燭朝慵起

衆人聽了却叱有前韻句效有走句意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又道

女兒樂 一根根起有前韻句效有走句往裏戳

衆人聽了都扭着臉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
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呀

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蠓蠅嗡嗡

衆人都道罷罷薛蟠道愛听不聽這何個新鮮
曲兒叫做呀呀韻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
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到別就悞了別
人家於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 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 燈花佳並頭結識雙蕊

女兒樂 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

雲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着巧

古願
六
高
看兒齋

由內疏於將未之卷
八
人
體
偶

呀看天河正高

聽樵樓鼓敲

剔銀燈同

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兒

昨日見了一幅對子可真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

上昨天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使飲乾了酒拿起一朵

木樨來念道

花氣襲人知晝燂

衆人到都依了院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噎噎道

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

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菡忙了說道何曾有

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菡只得

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

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着指着寶玉寶玉沒有意思起來說道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端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不知原故猶問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席外解手蔣玉函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底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們這裡來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箇叫拱官的他在那裡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跳足笑道有

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令兒初會便怎麼樣呢
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
解下來遞與棋官道微物不堪暑表初見之誼
棋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表這
裏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
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着將繫小衣兒
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
是萬香國女國王進貢來的夏天繫着肌膚生
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
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
給系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
己一條紅綠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棋官二人方

東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
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喫兩人逃席出
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道道沒什麼
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僇解開了于
是復又蘇座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
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
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
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
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
我罷寶玉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
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
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

混帳人是神
庸人

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
那起混帳人去也難為你心裏沒個算計兒再
要說上幾句又恐怕嘔上他的酒來少不得睡
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起來只見寶玉笑道
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繫人依
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
自己腰裡便知是寶玉在間換了忙一頓把解
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疋子起早兒拿了去寶
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
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於久解下來擲在個
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不理
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道

二奶奶打發了人叫了紅兒去了他原要等你
來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他去了寶
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
道昨兒貴妃差了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
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
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眾位爺們等跪香
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
丫頭來將昨日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
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
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道別人的也都
是這個磨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柄香如意
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柄

金姑玉印是這樣寫法

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
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同數珠兒別人都沒
了大奶二奶三他兩個每人兩足紗兩尺羅
兩個香袋兒兩箇定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
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
到是賢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
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
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來着我去拿
了來了老太太說明兒叫你一箇五更天進去
謝恩呢賢玉道自然要走一邊說着便叫紫綃
來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
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綃答應了便拿了去

不一時回來道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
爺由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
來要往賈母那邊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
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
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
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
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玉的我們不過是
自道不是草木之人寶玉聽他題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
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玉什麼玉我
心裏要有這箇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
林黛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
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

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們說
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
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就說
箇警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
有妹上但只是見了姐上就把妹上忘了寶玉
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黛玉道昨兒寶玉頭
不替你圓說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
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
二人硬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着不見做
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然後
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裏呢寶釵因往
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

斗室金窩又用明
雲霞斷好文字

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提

此處表明以後二寶文章宜換眼翁

遠着寶玉昨日見了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
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
一箇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黛玉
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問道寶姐姐
我瞧瞧你的那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
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
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
雪白一段酥背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想道
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
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
起金玉一事來再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

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
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歎了是情非歎也寶釵褪下串
子來連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已到
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終要走只見黛玉
蹬着門檻子嘴裏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
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呢黛玉
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裏呢只因聽見天上一聲
叫出來聽了一頓原來是個鵞鴈寶釵道鵞鴈
在那裏呢我也摸不着黛玉道我終出來他就感
見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的帕子一甩向
寶玉臉上甩來不妨正打在眼上噙啣了一酸
再看下回分明

總評

茜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拱官雖係優人後
回與襲人供奉玉兄賢卿得同終始者非
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筆兒添
病也

前玉生香回中顰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
香你豈不該有煖香是寶玉無藥可配矣
今顰兒之劑若許材料皆係滋補藥性之
藥兼有許多奇物而尚未擬名何不竟以
煖香名之以代補寶玉之不足豈不三人
一體矣

倘是三人一體則玉生香又非石頭記一年也

寶玉忘情露于寶斂是後回系累忘情之引
茜香羅暗繫於繫人腰中係伏線之文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具史家公余向讀世所刊本，既逆以己意，恨不得起者一譚，暗於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

子重其寶也

青在橋餘同

觀於

半畝園

並識

乙丑孟秋

紅樓夢非但為小說，亦用生面，直是另一種

筆墨，替人白話，有動動以言，悲夫，書中別

有旨，自以指，實情，工記，如紅樓夢，實之也

大奇書，吉，新，會，取，歎，皆，未，嘗，欠，也

代，友，秋

近日又尋妙夏軒手批十二巨冊讀相近藥而於紅樓夢
味之不洋矣

中為文記

阿痞痞

李伯孟郎中言前叔平殿撰有原本而無脂批且其不同
紅樓夢然：致疑者無一不取以癡人說夢一

種及：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 種乃：激憤不
得已信口言之 彈唱了 此本是不致記

真本批者多皆日擊故詳也

發大者
日中時

脂批與雪芹同時人日擊種之事故批筆本不從
肌度原日刊本有各同處不留意函情近存
小卷油內收藏家亦有刻本殿抄補查之刻
鈔本

五月廿五日周文記

阿痞痞

第一冊 卷之三十四

原共裝四冊實現存其二冊

脂硯齋評石頭記



第二冊 卷之三十五

脂硯齋評石頭記



第三冊 卷之三十六 又卷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

脂硯齋評石頭記



第四冊 卷之四十一四十二

脂硯齋評石頭記

